



榴館初函集選卷之三

楷陰室主人

古疑義

氣蒸結成兩個人

性理

構木為巢教民居之

通鑑

政教君臣所自啟

通鑑

煉石補天

通鑑

以身為犧牲禱於桑林

通鑑

嚳妃

老蕪

榴館初函集選

卷之三

黎陽楊思本因之著

晉安魏

憲惟度

西昌黎元寬博菴選評

盱江張世經孟常

門侄孫日升集虛編輯

侄孫日昀太容較訂

古疑義

詩論 老蘓

書論 老蘓

受三女必致之王 通鑑

以馱之家而主猶績 國語

取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史記

難自然好學 嵇中散

蔡邕私論衡 抱朴子

郭璞為王丞相作卦 世說

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自足 通鑑

以其所不足愛養其所甚愛 老蘓

王實甫西廂 曲本

太平三策

還樸

盡人

內求

榴館初函集選

卷之三

黎陽楊思本因之著

晉安魏 憲惟度

西昌黎元寬博菴選評

盱江張世經孟常

門侄孫日升集虛編輯

侄孫日鼎太容較訂

古疑義

氣蒸結成兩個人義 性理

蟻矇之生。數非一二。醯鷄在甕。簇簇成群。此皆氣化  
 驟生。人目之所見矣。况乎天地既闢。人物逆生。未必  
 族類之繁。寧止一二之列。茫茫堪輿。各生其域。理氣  
 之固然矣。必謂成男成女。第結成此兩人。函蓋之大。  
 果指何處。為鬱蒸之所哉。或曰。彼之所謂兩個人者。  
 猶之大概云耳。大概則無有兩矣。無有個矣。有兩有  
 個。正不得謂之概也。辭不達耶。意未明耶。吾聞之文。  
此辨甚晰

從字。生字從意起。未有字之不明。而能通其意者。亦  
 未有意之既明。而猶字不通者。生天生地之始。八萬  
 四千一齊俱備。我乃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累之。又烏  
 從得天地而論之。或曰。個作般近之。

黎博菴曰。只結數字耳。而取勢甚遠。昌黎蓋有此法。

構木為巢教民居之義

通鑑

史言有巢氏作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伏羲氏始作網罟以佃以漁原其意始謂上以是教民為事如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成屋又如里革謂古者太寒降土螿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之說耳若謂其始於此也是謂人知反不如蟲蟻也夫蟻能啣土以為居室蛛能出絲以作網意有蛛蟻以來已如此矣今自盤古三皇至于

有巢不知幾何年。乃作巢作網。今始教而知之。民又何以稱靈於物。若夫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自聖人之事。要亦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者矣。或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獨非易之言乎。曰。奚獨易言之。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詩又不云乎。泥詩之詞。而不達公劉未居邠之意。豈惟上古未有宮室。夏商二代猶未有宮室矣。

魏惟度曰。以蛛蟻作喻。真廣長舌。未舉易詩。尤見大旨。

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義通鑑

凌風之羽。生於冬蟄。泳波之鱗。由於夏孕。今見羽之凌風。鱗之泳波。以為此飛躍之所自起。君子有不信矣。彼夫屯萌化肇。是生人民。蜂蟻虎狼之類。無不同時而出。蜂蟻知有君臣。虎狼知有父子。生而然矣。天皇地皇。以至人皇。不知歷幾歲年。纔曰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人亦幾不靈甚哉。且史業謂天皇氏澹泊無為。而俗自化。則君臣已從此起矣。豈



謂天皇氏但澹泊無爲。此則有政教乎。然則始制干  
 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夫獨非政教乎。又曰地皇氏  
 繼天皇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吾不知天皇兄弟  
 一萬八千之歲。晝夜正未嘗分乎。且十千十二支。將  
 從何屬乎。凡此皆史家好爲積漸之論。而遂不計乎  
 言之相抵牾也。

楊集虛曰。虛窮無

始探本之論

煉石補天義

通鑑

器用可以激水。烈火精感可以降霜。回景自非不類  
 之談。或遂欲一類而觀。謂共工與祝融戰不勝。頭觸  
 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煉五色石補天。夫  
 古有怪人。亦嘗有怪事。若郭景純謂天地雖有十日  
 自使。以次第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爲天下妖災。故羿  
 稟堯之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吾不盡  
 謂其非。第欲以是概信補天之說。則夫觸蠻蝸角。獨

非後世之寓言乎。筆補造化天無功。豈真謂天無功。而筆能補之哉。達觀之士。即欲歸之冥會。正恐言奇。自廢。蓋古有怪人。有怪事。亦遂有怪書。虞初彞堅。齊諧。皆古之志怪者也。君子觀此。可渙然於其說。復執星隕為石。以為司契。此豈領其玄致者乎。

魏惟度曰。女媧為男為女。終古噴噴。况補天乎。荒遠無稽。存而勿論。可也。言奇自廢。可為讀書格。

言

以身為犧。禱於桑林。義

通鑑

昔先王之有祀與禱也。凡以為民而已。非謂天之必欲如是。而吾因從而奉之也。是故奉牲以告。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如是則君子有事于天。亦可知矣。况乎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天灾有幣。無牲。上帝好生。大旱七年。而謂

當以人禱是誣天也。身嬰白茅以為犧牲，是誣湯也。

原其剪髮斷瓜素車白馬禱於桑林之野，而以六事

正理正論

自責，此則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之意云耳。昔者武豐有疾，或身為犧牲，禱於少室，因

繪圖以獻。此蓋諂佞之臣，思為希寵之計，豈湯而欲

誣天乎哉。

魏惟度口不敢誣，自不敢誣。罪在朕躬，是從古帝王額天寶誥。

張孟常曰：確乎不易。

### 譽妃義 老蘇

讀老蘇簡狄吞卵及姜嫄履巨人跡之事，未嘗不服

其言之正，辯之堅，足以祛後人妄誕之口也。雖然，吾

嘗揆諸天，則又未敢以老蘇之論為確然。而遂欲以

一人之見而限天，嘗讀大雅之詩矣，其誦申侯之什

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神者

妙萬物而為言也。又曰：不可知之謂神。神既不可知，

而吾猶欲知之乎？且申侯有國者也。天子則有天下

矣。天以商周數百年之天下。則夫天所以造之者。豈常見之所得而窺。近識之所得而測乎。胤遺卵。不知其有焉否也。卽簡狄吞卵。亦不知有焉否也。但以簡狄吞卵而謂其喪心。庸知當日之吞卵。果有心乎。無心乎。抑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乎。夫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皆天也。卽姜嫄履巨人之跡。猶是也。今謂吞卵履跡爲不祥之事。夫無人道而生子。於是而置之隘巷。於是而置之寒水。於是而置之平林。當時已爲不祥矣。奚待老蘇謂其不祥乎。噫。孰知人之所謂不祥者。乃天之所謂大祥乎。又謂史特據詩疑而有是說。鄭因而成之。若夫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此則以當時之人道。當時之事矣。猶謂事不足信乎。且謂簡狄而吞卵。當必若龍絜而生。亾國之人。夫吞卵一事。就常情論之。亦非甚凶暴之事。何遽至亾人之國。且吾復有問於蘇。天既能以龍絜亾人國。夫

獨不能以馭卵而興商哉。興亾之事是不一族共見。兆亦非一端。無論有天下者。卽以偏安一隅如蚕叢魚鳧。鼈令杜宇。其駭人耳目。已習爲故然。路史不云乎。非此亦不足以見天地之大。滇有段氏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干真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奇戟于品甸波。又得神驥於葉鏡湖。饑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析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東方。黑爨松爨二十七部皆助之。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披嬰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叶韻卽識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旣逐楊氏而有蒙國。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主。歷三百五十年。夫遠裔盜名號。互起滅。若蜂蟻然。不足錄也。然其初之生。亦各有異。此豈人爲之乎。亦天爲之乎。胡氏謂儒者莫要於窮理。此果理之能窮乎。今夫人之所不得而知者。輒歸之於天。天則無庸以人測矣。

黎博菴曰反以後世事證  
古事可謂辨才無礙

魏惟度曰此等事大有關係不可索之于幽渺鬼  
神之說通篇以天字作主多方證據以應之末

以理所不能窮歸重于天可謂卓識  
張孟常曰余向作詩經辨亦左袒老泉蓋謂玄鳥

非驚也月令以玄鳥祀于高禘或簡狄禱高禘  
而生契耳今閱此篇証據鑿鑿若姪好之見姪

娥自痛其  
不如矣

詩論義 老蘇

六經之道無不相通也非有所借使有所借則禮不

成其為禮樂不成其為樂易不成其為易詩不成其

為詩今辟於人有五官焉雖各一其事使不能相通

又復有五官乎甚矣老蘇之好為曲說禮反因之不

明也夫禮不出於日用乃事天享帝有夫婦之所不

能窺猶謂禮為易達乎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

者也如是則禮從何而褻之從何而廢之雖謂禮一

易焉可矣。何處又求一易以尊之乎。夫禮和之至也。亦順之至也。謂禮有不信乎。則夫坐立拜跪。果誰爲之。豈先信而後有不信乎。刻木而拜之。猶不忍以之爲薪。豈有吾之父兄。拜之跪之而復卑之乎哉。彼不得事其親而蓼莪有咏。夫獨非詩也乎。復有不得事其親。讀蓼莪而隕涕。門人因爲之輟業。則詩且因禮暫置。又何見禮之嚴而必通之詩哉。凡此者。皆從事親之一端。而見其有必然也。事親如是。則無不如是矣。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然則老蘇謂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其亦好爲曲說。禮反因之。不明也哉。

楊太容曰。六經相通。借詩禮以明之。皆有實指。不作經生家泛論事親一段。尤爲剴切。

書論義

老蘇

君子之論人甚無貴乎以一人之事而遂槩衆人之事。夫事既屬之衆矣。若宮商之各爲調。酸醎之各爲好。朱紫之各爲尚。而我欲以一人之見。一之勢。必不能。况欲以是論維風易俗之聖人。則虞已復。非唐又何論。夏商周之三代乎。風俗之變。聖人爲之。固已。然聖人亦不能爲時。特因之而已。今謂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



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嗚呼。如此論。則彼之所謂權者。特如後世補苴罅漏之術。豈三代聖人維風易俗之至計乎。文質之變。相爲循環。質自不得不文。文自不得不反。於質尚忠尚質尚文之說。亦云其意而已。必謂人情喜文惡質。今夫五都之市。保家之王。服食鄙樸。器用苟簡。見乎紛華靡麗。屑屑焉惡而去之。此獨非人情乎。若誠惡質。則彼之所謂商尚質者。不亦大遠於人情乎。商又何以得保此數百年之天下乎。見乎周之後而無王也。則又曰其始之制風俗。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甚矣其好爲議也。夫祖宗之立法。自令後世無有加焉者。豈曰吾尚留其餘。令後世得出於此也乎。子孫賢。守吾之法。足以爲治。其不賢。則又烏有所謂法而治之。今夫五帝三王。有一非神明之胄乎。有一非維風易俗之主乎。虞夏之去祖也近。商周則遠。

矣。遠而不忘其先。自盛德事。援天以神。譽已以固。正猶周公。當流言之變。而不得不急於自疏。豈若伊尹之在當日。無庸於求解乎。凡此者。皆時爲之。而吾必欲以一人之事。槩之。槩之不得。於是復有所謂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嗚呼。天下者天下之天下。豈一人之天下乎。是故維風易俗。不在於上。則在於下。周之無王久矣。乃監二代而郁郁乎文。竟出於尼山之老。則夫刪詩書。定禮樂。傳之千百餘世。其於文武。蓋日夜以之矣。誰謂風俗之不復反乎。

張孟常曰。反覆辨論得帝治人情之正。而文氣亦流走動宕有大眉山之致。

受三女必致之王義

通鑑

密康公受三女之奔其母曰必致之王復曰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據史之意是謂康公不聽其母而致于滅國愚謂康公卽聽母獻三女密仍不免于滅且密之見滅亦不繇未獻三女也何者凡人國之亾非一事古者諸侯不漁色人必好色而後色從之三女之奔胡爲乎來哉今卽獻之能保康公復不漁色乎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

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亾然則康公凡所以致  
亡正不繇於未獻三女也且其母亦自有致亡之道  
何者凡為母之教其子以事君也引之以正而弗納  
于邪然後可長守其國母知王猶不堪矣又豈可使  
不堪于王乎田婦以瓜之甘者令其婢餉鄰婦之孩  
婦曰晉餉爾家孩子婢應曰我家孩子食之患泄瓜  
則餉矣然而非美意也

黎博菴曰罕譬而  
精義出焉已

魏惟度曰老吏斷獄片詞而  
已未餉瓜之喻令人頓解

以歎之家而主猶績義

國語

魯敬姜之績而孔子謂之不淫。公儀子相魯入其家見織帛怒而去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二者將安取衷焉？君子曰：績是也。私之爲利則非也。芮良夫有言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是故皇皇求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孔子曰：管仲鏹簋

而朱絃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於乎盡之矣。

黎博菴曰無多援據然而心手

口之間俱了道理不易也

魏惟度曰不必細詳可否只隱

躍其詞而大旨已見化工也

張孟常曰不言歌績只雜引諸語而大意自昭其文之高簡竟可與檀弓左國諸書不分今古

取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義

史記

始吾觀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係莒城。燕師長驅平齊。燕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旣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軍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田單復齊七十餘城。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始吾未嘗不服單之有大功於齊。乃今觀單非有大功於齊也。虎爭其巢穴。小

者奪大者之巢。不知小者終能有之乎。抑俟大者之斃而後能有也。使大者而不斃。則巢仍其巢。而謂非其固有乎。今齊之事亦何異此。夫燕以積怨深怒於齊。固未嘗一日忘齊。然齊蓋霸國之餘。湣王之時。疆南敗楚。西摧晉。復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後以湣王自矜。百姓不附。復斲孤狐。啞殺陳舉。戮穰苴。而湣王之亡形成。以故燕得乘間而擊之。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湣因有鼓里之禍。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當是時。燕之怨洩矣。燕之怒解矣。燕卽欲終有全齊。而謂燕能終有乎。燕不能終有。而謂非齊自有乎。夫綆短不可以汲。深楮小不可以懷。大燕原爲報讐之師。非有囊括并吞之舉也。夫燕之事終而齊之事始矣。是故燕昭薨而齊襄立。樂毅去而騎劫代。非直人事亦若有天道。

然當是之時。卽無田單。而謂無如單者。以復齊乎。王孫賈之母。一婦人耳。猶能以朝出晚來之語。激其子之忠。魯仲連。一羈旅之士耳。猶能爲書約矢。致聊城之下。而謂無如單者。以復齊乎。吾謂如單者。正宜恤孤存老。撫其彫敝。招旣降之卒。以出之虎口。保塚中之骨。以妥其驚魂。卽謂吾欲轉敗爲成。啗亾於存。豈無有以發憤忠義之氣。乃必宣言吾懼燕軍之剗。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又縱反間。吾懼

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爲寒心。嗚呼。亦太忍矣。昔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當此之時。危在旦夕。張孟談猶能固趙家廟。封疆。卽墨雖困。城中尚有牛千餘。金千鎰。豈無可以爲計。而必出此殘忍。然後能取勝乎。幸而燕人愚耳。若使有智之士。反吾之言。謂如國欲吾剗吾旣降之卒。吾不忍。欲吾掘如先人塚。吾不爲。不反取罪於吾民。令吾民轉而易向乎。然則



七十餘城之復。亦天實有以復之。單幸從而成其事。不然。三月攻狄而不克。非此田單乎。嗚呼。凡事有幸而成。雖有殘忍害民。曾不以之為恠。第令試度當日全齊之事。謂須如單之反間。剽降卒。焚冢墓。然後齊可復乎。或為之可也。不然不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黃金橫帶何人哉。而謂有大功於齊乎哉。

楊集虛曰。仁人君子之言。可以悚聽。使田單而在。亦應心愧。無以見齊之父老也。

難自然好學論義

稽中散

今疆人之所本。無語未竟。已翻然而去。蓋不俟終日而後始見其敗也。何者。以非其所素有也。若夫學。非學人之所有乎。人所有而人又不好乎。人好而又謂非自然乎。何哉。稽生。乃謂洪荒之世。太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當此之時。安知禮律。安知仁義。及夫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為名分。以

簡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開榮利之塗、故奔驚而不覺、是以求安之士、詭志從俗、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嗚呼、爲此言者、吾不盡謂其非也、然必遂謂好學而非其自然、是猶見西北之水而遂欲誣水之不東也、夫太古之世、雖無仁義禮律之名、然未始無其實、譬之東西南北八卦方位、蓋生而具矣、民於當日而不樂於方位之擇乎、有不樂於背陰向陽乎、徐徐然于于然、繇焉而不知知焉、

焉而未詳固有矣、若謂民不樂於此、必無之事也、及至後世、人物漸繁、事變漸興、於是聖人一一而爲之指陳、而民始覺向之所繇者、今皆一一無不可考焉、凡此者、謂非出於自然乎、然則仁義禮律之文、亦何以異乎、復謂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故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嗚呼、是猶見盜跖而遂疑伯彛也乎、夫盜跖之貪、失其自然也、伯彛之廉、得其自然也、誠使

三譬

二譬

一譬

仁義禮律之學。而皆非其好。則舉世若猿狙之不可  
 以衣冠。必決裂去之而後已。何以冠裳文物。至今而  
 未有改也。稽曰。學者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  
 自然之應也。然則棲息巖岩。叙歡衡泌。或葵猶於子  
 墨。或日夜於較讐。此豈有鍾鼎之當前。駟車之在後  
 乎。於乎。至謂若以諷誦為鬼語。以六經為蕪穢。襲章  
 服。叩轉筋。譚禮典。則齒齟。則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  
 則向之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則不類  
 之譚矣。夫稽高士也。高則亢亢。則多絕俗之言。若君  
 子恂恂爾。

黎博菴曰。稽論與此辨正當  
 兩存。人亦實有此二種。

蔡邕私論衡義

抱朴子

王克著論衡中士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嘆爲高文。恒秘玩以爲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簡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提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此特中郎一時鄭重語。豈如後世遂謂私之帳中。

耶。然則見王仲宣而曰。吾家書籍悉當相與。抑又何也。或曰。奚為而秘玩之。曰。此自是其悟入處。政不能向人道者。不然論衡具在今戶而習之。何中郎不數數見也。

魏惟度曰。論衡云。子之于母也。猶物之出瓶中。過則已焉。充固名教罪人也。中郎一時之好。亦未之深求耳。鄭重悟入二意。是讀書之法。不必定為論衡也。

郭璞為王丞相作卦義

世說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嗚呼。此景純戲耳。使王導如顏含。不聽其卜。則璞亦無所施其術矣。郭璞嘗欲為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

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顏含之言真至言也。藉令王導真有震厄。寢處栢樹。遂足以謝天誠耶。此但景純投赤豆井中以求美婢故智耳。晉書璞行至廬江。愛主人婢。無繇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

魏惟度曰。脩已守道。兩言自是聖賢物。躬至理。截栢消灾。投豆取婢。亦滑稽得有趣。世無景純覺拘攣太甚。未免迂腐耳。彼妄言妄聽者。固余心也。即因之先生之心也。

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義

通鑑

人固有言之極其當一爲人不信天下後世舉皆不信者。是必其人好自大其見。往往於人不近情。故羣起而不信之。且不信者其初一人耳。此一人又爲天下所尊信。故天下後世亦以其人而信之。然在當日。皆局於事內。同不信者有之矣。若夫後世仍復不信其言者何也。是必未嘗一究於事理。而但從人之言爲言也。噫。此古所以多不平之事也。司馬光曰。救災

節用。當自貴近始。此光近情之言也。安石乃曰常衮  
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此非  
安石好自爲大。復又不近於人情乎。及曰國用所以  
不足者。以未復得善理財者故也。此時安石真見理  
財之善。而謂光能帖然信乎。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  
頭會箕歛耳。今安石又謂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  
足。此光所以愈推愈窮。而愈見其不可信也。故光曰  
天下安有此理。謂此不過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

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  
明耳。光之言是已。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果天  
下無是理乎。則大學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又謂何矣。  
昔人不云乎。入多者穰也。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  
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  
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  
織紉。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  
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



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賈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工二物者，皆入多，此皆顯而易見也。而天下舉不信其言，然則人亦無自好為大，致令天下遂不信其言也哉。

黎博菴曰：持論甚確，大足為兩公揀偏而亦適于世用。

魏惟度曰：正大之論，可以理財，可以經國，勿謂王道無近功。

以其所不足愛養其所甚愛義

老蘇

昔者先王視民物如一體。無有所謂不足愛者。是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則有之矣。若謂此不足愛。吾知之。吾棄之。世有一體而自分秦越乎哉。且夫先王之用兵。夫非爲斯民計。舉老幼強弱盡歸安全乎。夫兵有老弱。其去精銳誠遠矣。然未始非吾民也。今且曰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於乎其亦不思而已矣。夫貴

少而賤老。倡優之道也。棄弱以償敵。策士之謀也。蘇子固稱詩而說禮者。乃亦忍爲是言乎。且彼所謂戰。必欲以老弱償敵。然後方可取勝耶。夫兵在精不在多。精則人人自可取勝矣。何待以吾下駟取彼上駟。以吾上駟取彼中駟。以吾中駟取彼下駟乎。信陵君救趙。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弟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以擊彊秦。秦軍解去。又田單以壯士五千人。擊燕軍。而復七十餘城。當是時。老弱但令其擊銅器。以助軍聲。司馬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亦何嘗以老弱餌敵。然後稱全勝耶。夫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管子誠有是言矣。必借是謂諸葛君出兵與魏氏角。其亡宜也。斯又以成敗論人者矣。我太祖鄱陽之役。或謂友諒彊。士誠弱。當先擊士誠。乃太祖必先取友諒。遂尋取士誠。

何嘗謂攻堅則瑕者堅哉。然謂漢高帝之憂在項籍，乃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徬徨其不足恤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斯則其言之當也。第不識當日漢高果一一以老弱償敵人否也。

張孟常曰：兵在精而不在多，乃

知謝東山在韓淮陰之上。

楊集虛曰：此夫子老安少懷之

志可以宰天下，何論一將。

### 王實甫西廂義

曲本

君子教人，每從夫人之所樂就，隱旨而順挈之，入於無疵者矣。西廂一曲，實具一大公案。世誤認為淫詞，豈解人正自難耶。君子但觀西廂二字，則知實甫竟從聲色場中轉大法輪，借西方色空之義，點破世間痴情男女，是以名之曰西廂。看他開場，便說子母孤孀，蒲東蕭寺，此二段情詞，已從空門中寫出。花落水流，傷心無限，卽以芙蓉之面，想到盡頭一着。星星兩

髮有甚相干。復從生口中說。個忽遇着五百年風流。  
業冤。永嘉禪師不云乎。寧遇毒蛇。莫遇女色。毒蛇之  
害。但止一身。女色之害。生生世世。無有了時。故凡冤  
業。盡可解脫。惟有風流業冤。如油入麪。無有出時。從  
風流業冤中。遂幻出怎當得。臨去秋波那一轉。此一  
轉。牽起萬種千端。無明煩惱。於是絲桐勾引。墻角聯  
吟。兩兩暗相逗時。幾許情緒。如繭抽絲。方引而出。忽  
半萬賊兵。從天而下。歡樂場中。不覺轉爲苦趣。於是  
議退賊。議結姻。賊退而姻復不結。於是而愁病。於是  
而偷期。於是而詰責。於是而始成親。親始成而復別。  
別後種種相思。舉從前歡愛。竟付之草橋一夢。昔人  
有言。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物察變。而平  
生之嗜欲。亦少衰矣。是則作者大意。彼續後胡爲哉。  
絃索題咏。南西廂種種。繇之而出。遂令實甫轉世深  
情。頓晦於誨淫之無辯。此實千古一大不平。吾聞有  
道之人。回首時。多有奇事實甫西歸。凝然端坐。鼻垂

玉筋。此豈無所得而然哉。

魏惟度曰以風流業寬借作西方色空之解覺草  
橋一夢無異邯鄲因之先生學道人到此真有  
水月澄空境界非粗淺人可窺  
張孟常曰予向評梨園諸劇亦謂西廂可以參禪  
近閱七才子諸刻益暢言之然先生此義實刻  
于數十年前蓋先生得我心之同然耳

榴館初函集選 卷之三

黎陽楊思本因之著

晉安魏 憲惟度

西昌黎元寬博菴選評

扞江張世經孟常

門侄孫日升集虛編輯

侄孫日鼎太容較訂

太平三策

還樸

臣聞本之深者其枝茂。恃其本之深而無以培之。茂者於是而向衰。卽曰我有以培之。然而實未之培也。亦同歸於未培而已矣。源之遠者其流長。恃其源之遠而無以疏之。長者於是而或壅。卽曰我有以疏之。然而實未之疏也。亦同歸於未疏而已矣。未疏未培猶可也。疏之培之而實未疏未培不可也。何者。此坐失所恃。咸自相安於固然。壅者愈壅。衰者愈衰。浸淫

爲變。日夜受傷。有不可勝諱矣。我國家自有天下以來。隆天重地。無所容其比擬。或欲一一指事而言。猶指昭昭之多。而欲以盡天也。昭昭之多。果足以盡天乎。天無所不在也。我太祖。繇三代而接唐虞。何處而非體天之心。觀其自言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繇於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繇乎法者。權謀術數。蓋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大哉王

言豈區區水木本源之論之可擬乎。然天道於穆無爲。佐之以出治者。則有日月星辰風雨露雷之屬。非徒蒼蒼之謂也。昔諫議唐鐸語太祖曰。三代後布衣有天下。惟漢高與陛下。然陛下功德非漢高能及也。帝曰不然。周德雖至。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安能享祚八百乎。然則人君必須得賢以出治。然後國家方可以悠久明矣。厥後列聖相承。莫不敬天法祖。是以靈長至今。雖時有水旱之災。邊境之釁。寇盜之擾。然尋以定。蓋小變而不失其大常。非若漢唐宋皆有不可爲言之事。亦足以明治本於心。其用爲無窮之明效矣。二百六十年來。傳之皇上。神聖天授。總一登極。便殲除元惡。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泰山之安。豈非體天冲漠。一本道德仁義之用。是以行其所無事乎。然而寇盜克斥。流布區中。餉無不發。兵無不遣。將十年來。猶未得四海寧謐。豈如昔人所謂有堯舜而又無臯夔乎。抑亦有司不能奉行之過。使樞軸之權



不得展乎。無亦謂皇上英明獨斷。有非臣下所能窺其萬一兼之事勢。積久成蠹。實無繇區畫乎。如是第聽之而已乎。抑聽皇上獨爲之乎。夫以皇上破格求賢。而賢未數數至。豈以宇宙之大。養育之深。謂今實無賢乎。求其說而俱不得。臣常反覆其故。總之今天下之事。皆不以實而徒有其名焉耳。徒名而可爲治乎。徒名不可爲治。然而日爲之者。亦曰卽此是爲治乎。夫事而不以實。猶之苗吐花而不成穀也。苗吐花而不成穀。將何以穀我士女。將何以粢明上帝。此立盡之道也。復推其不實之故。一者以今天下之事。因循日久。非我之所能爲。一者以今天下之事。變故多端。非我之所敢爲。一不能爲。一不敢爲。事又將誰爲乎。是以空有其名焉耳。乃其病總皆生于怯。夫怯亦類於君子之慎事也。然慎可也。慎而過焉不可也。慎而過。於是始焉而計較。旣焉而趨避。終焉而退遜。委天下於路焉而已。語不云乎。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今

亦直患志不立耳。誠使人人各提其志。將何事之不然。念以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莫不以實心而行。實政。常自言曰。吾平日爲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僞。今雖時勢不同。凡事不無變通。然而本之以實一也。今當國事。正有可爲之會。又值明主大有可爲之時。沛然如鴻毛之遇順風。利可興。害可除。大則施之於天下。小則見之於一方。真若置此身於霄漢之上。無復有因循變故之得而撓我。我乃逡巡而退却。是必身家之念重。遂無志於當時耳。若是者。居常亦無所恃。但日夜奉行故事。銷耗日月而已。然則一遇有警。非欸則降。亦必然之勢矣。何者。其衷情怯也。雖然。天下之大。生人之衆。豈遂無一人足擔當世道乎。是又誣天下也。誣生人也。亦嘗慨然扼腕撫膺乎。今之天下。如何也。民衆而貧矣。民貧則無所得食。况衆而貧乎。衆而貧。則民非其民。民非民。國何以爲本。兵寡而弱矣。兵寡則無可爲用。况寡而弱乎。寡而弱。則兵非其

兵。兵非兵。國何以爲衛。官具而黷矣。官具則無可爲。任。况具而黷乎。具而黷則官非其官。官非官。國何以爲治。法玩而縱矣。法玩則無可爲守。况玩而縱乎。玩而縱則法非其法。法非法。國何以爲尊。繇是而言則國亦虛國矣。國而虛又可爲國乎。今卽以郡邑之兵論。國家養之。將藉其死力也。乃今皆有頂手。計其工食。僅足以償頂手之息。然人必爲之者。專從勾攝中取利。一遇有警。惟圖僥倖。而兵果可藉乎。臣謂今天下之事。皆不以實者。此類是也。臣嘗慨今之世。正如人抱虛羸之症。徒有軀殼。而漸無精神。但有立斃而已。此其任責在於賢守令。蓋守令日與民爲親。與之生業。教之孝弟。日夜問民疾苦。而去其太甚。并爲之除奸剔蠹。思患而早爲之防。然後民得以有生。而民始爲吾之民。乃守令之權。猶不若兩院兩司之權。蓋其爲德也大。其爲威也廣。利欲興則興。害欲除則除。非有期於等待也。雖然。其於爲言則易也。然非以實。

心而行實政不能也。又非以虛心而觀時變不能也。今之時事何如哉。無論百官士庶自農工商賈以至輿臺僕役其所居所食所服無一安於爲下也。枵然爲大浮靡相高至無別也。至無等也。城市然也。鄉村然也。卽遠而深山僻塢然也。富者競欲相過貧者耻不能及。一席之費動踰數金。此果從何來乎。如是寧惟上之人政事不實卽下之風俗亦不實矣。夫政事不實將責諸上風俗不實難專責諸下也。何者上者

下之倡也。爲政者亦第教之禮義告之艱難明其等威先其樸素。民當此時有不瞿然顧化者乎。夫九人衣錦一人衣褐則褐者慚九人衣褐一人衣錦則錦者慙矣。何者其數有不勝也。如是則禮義明性情得日用節而財貨生盜又烏從而起乎。成祖定鼎于燕控四海而撫諸夏誠爲千萬世無窮之業。雖曰邊警交構寇盜縱橫往往有之。我國家原自覆盂初不足以爲異然亦不可常恃也。強隣隔一邊垣漕河僅一

衣帶水居常賦稅取於東南。篙楫相望。有如事出意外。一旦咽喉梗塞。將從何得食耶。屯兵以佃屯田。以兵鑿井開渠。隨方設法。江北之地。盡富強之本也。引山東河南陝西諸水。一一通之。江南之稻。皆可播種。不數年而皆成沃壤。亦今日之大奇觀也。况乎丘隴既開。高低各異。寇騎繇此。不得肆其奔突。此一事而三善備也。但人情因循。日復一日。習爲故事。今日言屯兵而兵未常見。今日言屯田而田未嘗有。臣謂今天下之事。皆不以實者。此亦其一端也。凡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皇上第奮其精神。毅然見此事之必可行。爲子孫開萬世無窮之利。將北土頓成一般富之國。如是將江南之民力。亦可以稍甦。不致議加派議加餉。兵自疆食自足。皇上何憚而不爲。乃徒日夜憂兵憂食乎。臣前推天下不實之故。謂其病在怯。此亦怯之一端矣。今天下誠得如棗祗韓浩任竣之徒。使任屯田之事。何穀之不可積。何國之不可富。第令有

司董其事。有司卽以是定其賢否。因都而授地。按地而督課。尋水利。開井渠。有主之地。聽其主自耕。無主之地。聽募民以耕。一二年內不起科。以酬其功力。或江北之人未諳。不難募江南之人而教之。又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相其宜而爲之種。用牛羊麋鹿。豕狐犬豕之骨。若麻子化爲灰。煮取汁糞其地。乃下種。變易地氣以助發生。今江南之人多知之。誠依此而行。三年之內。臣見江北俱爲沃壤。卽從其田土分糧以屯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如是不惟江北之民咸有所藉賴。將江南亦不至重困。此皆以實心而行實事。當此之時。臣見天下之民無復有去而爲盜。雖強隣亦且輸誠受職。何者。此皆我之氣數勝一實則無所不實也。夫以成祖定鼎二百餘年來。我皇上復從北地開田以實疆土。此皆未有之事。真軼三代而接唐虞。與天地而同悠久者也。臣聞之實者物之祖也。勇者實之奮也。需者事之賊也。疑者需之媒也。然

事沉於積久。非出世之精神。不能奮功。成於獨創。非過人之識力。不能申以祖宗蓄久之氣候。當天地有為之昌期。而又值皇上獨往之神聖。謂倡之而無為。和之不特不敢為三公誣。抑不敢為羣有司誣也。

張孟常曰。通篇氣脈貫穿首尾。擊應從眉山父子來。真如長江大河。波瀾層折而勢不可禦。捍也。

楊集虛曰。文氣宕折筆致。縱橫覺陸宣公呂東萊輩俱歛手讓能矣。至鄭重還樸處。稱引有據。為今日世務之書。不可不對短檠而披萬里也。

### 盡人

臣聞天下如人。一身焉。人一身正。未嘗無病。在我知有以治之。治之之術。在先審乎病之源。然後知病之何以來。既酌乎療之方。然後知病之何以去。不審乎病之源。欲以治病。其道無繇。審乎病之源。而不酌乎療之方。欲以治病。其道亦無繇。嗚呼。此皆人之為也。國家自流寇倡亂以來。無歲不苦兵革。惟其所以致此之繇。其原有五。一則太平已久。俗尚奢華。國家初

定之時。風俗樸茂。各不相耀。以汨其心。地土有餘。衣食饒足。民至老死。不識兵革。久之風氣日開。民心漸漓。質變而文。文變而盛。盛變而衰。日夜浸淫。不知不覺。亦理之常然。猶賴在上之人。時常申飭。兼以物力未甚耗損。如人身體疆健。卽有寒暑之侵。酒色之虞。但一調攝。相安如故。未便卽傷其壽命也。今則爲日已久。爲治亦已久。士庶之家。擬於侯王。輿臺之人。等於士庶。無論宮室輿馬。衣服飲食之費。窮極侈靡。昔人謂奢侈之禍。甚於天災。今則人多於地。用多于財。繁華之習。難改窮約之勢。難甘欲不爲盜得乎。二則饑饉連年。失於撫馭。古者國有十二年之蓄。無六年之蓄。曰困。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此以明豐凶之不常在。預備乎不虞。今者倉廩之設。總是虛文。無有實實舉行之事。蓋緣官如傳舍。民似寄生。纔一凶荒。衆皆嗷嗷。又况物力久詘。凡價五倍於前。人情洶洶。朝不謀夕。昔人所謂父母尚不能有其子。君安能有



其民須急起而撫之。馭之猶恐。祭不及救。蓋撫如養。嬰揣其意。欲馭如控馬。防其奔躓。無是二者。不終朝而盜成矣。三則吏鮮廉能。催科復擾。夫盜雖暴橫。未始非人人。則未嘗無是非之心矣。是以曠瘼迭遁。斷其衣冠。清敏家居。全其城邑。已見於前事矣。今吏雖未必盡貪。然亦未必盡廉。未必盡廉。則蟻漏而壞。千金之堤。往往有然。或謂吏之不廉。亦自有繇。今令到任。動挈債數千。羨缺盈萬。上而爲守。爲監。司以至大。

官美爵。其官愈高。其費愈大。嗚呼。如是。又安得吏之廉乎。原其所以。亦非專於一人。成於一事。餽遺四出。漸而成俗。然亦有孤介自守。官不擇地。聽其所之。而與民相安。民亦樂得之。爲父母久之。得於民者。又往往不得於上。復有才能任事。民藉以安。時有躋堂稱觥。總不害其爲治。何者。民謂其能安我也。乃臣所謂病者。既無脂膏不潤之守。又無利器自別之才。視民如芥。視官如傳。日夜漁獵於民。復重征橫斂。敲朴箠

楚求無負租課。思得美官而去。當此之時。民皆謂上實爲盜。又何禁我輩之不爲盜。昔壬申。宜黃之變。其盜魁題於壁間。有東征未罷。西征急。官債難完。私債催之。句卽此而觀。未嘗不反覆致盜之繇。未必皆盜之甘爲盜也。四則俗少敦睦。人專其有。夫天地之性。或爲有餘。或爲不足。非天地之不均也。惟有有餘與不足。然後相親相愛。斯悠然而生。我不置人於無人。不忌我於有。災癘不侵其境。風雷不薄其郊。豈非至順之治也乎。此義不明。有餘者徒委於空虛。無用之地。而不足者終日有救焚拯溺。控於我而不恤。號於我而不聞。不惟不恤之也。又復乘其危而專其利。專其利未已也。亦且筭其妻子。累以官司。吾計其時。彼無日不幸。我之有事也。我一有事。莫不攘臂竊呼。慶禍之來。復有越境潛匿。先爲盜媒。在在而有。則夫寇害之來。寧皆天意。毋亦皆人事也。五則妖書惑人。喪身失命。函蓋之內。但有六經。爲治世之書。其他子史。

雖有短長。總以助流政教。啟翼賢良。故得列於學宮。爲世服習。外此反同爲異。反正爲妖。妖字從女。從天。言其陰柔。如女子之惑人也。又言其天不能長久也。世有妖人。遂有妖書。如毒虵之涎。不流不已。一種乖沴之氣。纏流於人。有如癆瘵。愚者不知。陰中其術。死而不悟。深山隱僻之處。晝夜聚徒。又復分散。各府州縣。各領徒衆。或名密密。或名無爲。或名香飯。咸發誓不令外人共知。愚人咸用信向。賣田鬻室。奔趨如鶩。

人衆旣集。刀兵遂興。亦有奸徒黠猾。雖知其教非是。然徃徃藉之成亂。夫太平之世。其鬼不靈。然群愚旣中其術。黠猾相與爲奸。於是而盜之成。此又其一端矣。夫一端亦足以成病。又復五者之相湊。正如陰陽搏激。血氣愈傷。其病彌深。其救彌苦。然是五者之病。亦無有單行之時。如人一身。居常受傷旣多。久之合而成一大病。乃今天下。何以異是。羣盜之生。已八九年矣。已爲宇內成一大病。旣審乎病之原。須審乎療

之方。療之之方。其術有二。惟攻與補而已。當攻而乃用補。當補而乃用攻。此皆不得其正者也。又或一於用攻。搜剔太甚。元氣受傷。其病雖除。身亦尋壞。又或一於用補。邪毒未驅。名爲助瘧。其病愈熾。尋亦身亡。竊又惟今之所謂攻者。攻亦非攻。而補亦非補也。如是。又安得病之痊乎。今之病勢。又如人身成大癰疽。必須大決破之。然後進以溫平之藥。復其元氣。養癰附疽。稍有識者。知其不可。况人人具大知見者乎。然

而必爲之者。良以其責頗大。其任頗重。築舍道傍。但有日復一日。坐視而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興言至此。則今日景象。大可哀憐。臣因乎療病之方。而復思致病之原。此五者。獨不可自處於無病乎。夫天地之生財。有數。人之用財。亦有數。故自天子以至庶人。各有等級。不相借也。昔漢文帝欲作露臺。計其費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遂止而不爲。夫以天子猶自惜物。何況天子而下。競相夸靡。不能生其平淡之心。

於是不得不起而爲盜。夫盜者喪身亡家之事。乃以  
侈汰一念。遂甘捐身以殉。豈不爲大愚乎。此自處於  
無病一也。天災流行。何國蔑有。雖曰氣數。實繇人事。  
國有善人。蝗蟲不入。此修德之效矣。饑饉連年。人皆  
窮餓爲惡。易爲善亦易。總在一念之間。聽人決擇而  
已。此自處於無病二也。又國家設官置吏。原以休養  
百姓。官吏有罪。國法治之。法有不治。鬼神責之。如是  
則我顧無庸代大匠斲矣。卽或賦稅之嚴。法令之苛。  
亦但有請命於上。以聽上之處決。不然。是我與國爲  
仇。非與貪污爲仇。有如誅及首事。則又未始不悔其  
從前之錯也。此自處於無病三也。凡人。之有人。各私  
其有。此常情也。今夫人之親。莫若手足兄弟。當夫義  
理不明之時。仍有各私其有之時。夫兄弟猶不能相  
有。而我乃欲過求之。乃介介然而謀奪之。在彼固自  
處於失。而我亦豈爲得乎。又况起而爲盜乎。今試平  
心自反。彼惟自私其有。遂致凶暴之來。我乃劫之而

去又不爲大盜積乎此自處於無病四也陰禍之人死常爲祟陰鬼同謀名曰替死人或中之徃徃迷惑豈其本心固然良繇惑於妖術纏入心竅設使有人先爲道破在彼未始不憬然覺悟此自處於無病五也然是五者皆從人受病之始與其卽自消除是以良醫保養嬰孩先責之於父母今億兆皆我子也凡有上之責皆父母也皇上冲穆淵含元化在宥一民一物正如天地爲大函蓋莫不咸稟中和以成器界

然風氣日薄偏駁時乘所在而有夫生之者父母乃其調護撫摩使之不失其性又保傅之責矣今自公孤百執有一不具保傅之責者乎貽之安則安貽之不安則不安唐以楊綰同平章事便令各官去奢從儉宋嘉祐間羣盜起聞司馬光相咸相謂曰司馬公相矣盜卽時解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漢內史兒寬推情與下民輸租襁屬不絕凡此

皆爲人所習知。不必更援引他類。以辨見聞。范仲淹在蘇州。得南園之地。旣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孰若吳士咸貴乎。遂卽地建學。又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以養郡族之貧者。在睢陽。遣子純仁載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旣舟次丹陽。逢石延年。以三喪未葬。卽以麥舟付之。而單騎到家。使人人如仲淹父子。人又何不樂其有以爲有乎。元時一老僧。修行百餘年。其徒信從。不計其數。後見

許衡出孝入弟。講義修德。爲世師表。乃謝遣其徒曰。我雖修行百餘年。無益於世。爾等各歸事其父母。便爲有禮有義之人。然則我教旣明。彼教自無繇而熾矣。故臣不患俗尚奢華。也不患饑饉連年。也何者。有清簡儉素如楊綰者。做化垣除也。有留相天子活百姓之司馬光。人人加額也。臣又不患吏鮮廉能。催科復擾。與夫俗少敦睦。人專其有也。得一如兒寬。范仲淹者。上下相通。有無相得也。臣復不患妖書惑人。喪

身失命也。得一。出孝入弟。講義修德。為世師表者。彼教自除。庶民自興也。嗟夫。天下如人一身。其初正未嘗有病也。未嘗有病而忽得病。不得不求致病之繇。與夫療病之方矣。然人不可數病也。數病將元氣傷。後將有不可勝諱者矣。故臣於病而先述病之繇。復從父母稟賦。與夫保傅調養。以申乎無病之說。然後還天下於仁壽之域。而民世世相安也乎。

張孟常曰。先言五病。次言有可以無病者。五末舉五事。以實之。皆曲盡人情。深觀世變。此賈長沙

楊太容曰。曲盡世情。昌言治本。誰為經生不達時務。至文章之迴合有致。收結縝密。尤屬剝技。



內求

臣聞事有甚切於人而無事於外求。然人往往求於外者。則以沿習之日深。精神遂爾不發。惰窳之病久。氣力因之減少也。今之流寇橫決。在在苦於無可如何者。豈非患於無兵乎。夫求兵於外。誠無兵也。求兵於內。則人人皆兵矣。自昔弧矢刀劍之屬。皆天設之以衛夫人。今盜反得竊之以害乎人。夫盜非一人能爲盜也。合數千百人而盜始成。然則盜之成正成於

其多。然盜之多。仍不能如人之多也。不能如人之多。而人反畏盜。何也。則以其無兵也。人無兵。何也。恃有以爲之兵也。噫。恃有以爲兵。而兵不可恃矣。何者。以其兵寡也。我太祖嘗言。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而况今之時乎。臣聞天子有道。守在四裔。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故子囊城郢。識者知楚之不復霸。不四隣之守。而箭箭畫于一城。則夫四境之民。獨非吾

民也乎。遺四境而箭箭于一城。臣恐一城亦未必能守也。卽能守此一城。而其所遺者。已不啻十之矣。雖然。此非一日之積。亦非一事之積。宋張詠知昇州。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沿途來。還曾見有好官否。延貴曰。昨過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顏。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菜墾闢。至縣。廛肆無賭博。市場不敢誼。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是以知其善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

使亦善也。卽日同薦之於朝。又詠知成都府。每夕張燈炷香宴坐。郡樓上鼓譙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籤者指伏辜。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臣於此三人而知兵事有可得而言矣。夫兵陰事也。亦危道也。然陽非陰不養。安非危不圖。故曰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乃服。用是而觀。則知有天下者。文武之道。可以並用。而不

可以相無者也。然竊惟今文武俱無其實也。何者。夫人與天日夜相爲生者也。天有一刻不生。則天道或幾乎息。人有一刻不生。則人道或幾乎窮。今使天欲生而人不爲之生。則天亦無繇而生。夫獨不見夫苗乎。夫苗天生之以養人者也。使人不種苗。苗烏從生。卽種之初。不愛之如子。養之如弟。而苗烏乎生。於是而土膏不潤。於是而雨露不滋。於是而稂莠害焉。於是而螟螣蝕焉。我乃委之天。曰此天降之災也。果天

降之災乎。臣知天雖不言。天不任受咎也。草木之中。亦有不待人而生者。如荼蓼荆棘之屬。此則天不欲以晏安娛人。令人日求自全之計。然我苟能芟除而蘊崇之。則又未始不得二者之用。詩不云乎。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此以見天之所生。原無棄物。顧在我何如耳。然竊惟今之爲治者。徒日夜聽民之生而我初無有以生之也。我無有以生之。此不可欺一物。况億萬之生靈。夫生與死兩者相待而成。不生則死。不死則生。生非一日而生。死非一日而死。此皆有爲之積。今我無以生之。而聽民之自生。民果能生之乎。民瞋也。見不出目前。謀不及一朝。耽宴安之近事。忘几席之遠圖。纔一有警。相顧錯愕。不待奄奄氣盡。已無復有生趣。其所以倖免者。以禍會之未來。相與延旦夕之命耳。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突決棟焚。怡然不知禍之將至。其此之謂乎。今臣未敢言武事。而先言文事。可乎。夫文與武。原非判然爲二。

也。但言文則生生之氣自悠然而生。於是而知民之所恃以爲生。衣食與禮義而已。第不知今之民。果衣食足乎。禮義明乎。一有未然。生機旋息。不得不刻刻厯上之憂。是故不足者當使之足。不明者當使之明。要以通有無而開聾聵。總出自上人生生一念。實實流於民物。若范延貴。張希顏。張詠之流。非同三老嗇夫。課農桑而講律令。便謂能修明其業也。唯然而有文。有武。可詳畧而言矣。夫鄉有兵。保有甲。甲有總。甲

中幾何家。家幾何人。人幾何事。或家居。或外出。一切防患守禦之具。莫不申明臚列。居常則積習而成。自然有事則一呼而可百集。此古法也。今則不然。惟從市肆當路去處。派乎市肆小民。虛張故事。以應官府。官府亦初不以爲意。上下相通。有同兒戲。爲日久矣。夫以衣食不足。禮義不明之民。而又習此虛應故事之鄉兵。無論貧者無以爲生。卽富者亦果能爲生乎。日與日共相入于危亡而已。今爲上旣有以通其有

無。共。成。敦。睦。之。俗。鄉。兵。保。甲。更。可。得。而。詳。矣。夫。民。不。論。貧。富。俱。有。父。母。兄。弟。妻。子。既。有。父。母。兄。弟。妻。子。豈。能。挈。而。他。去。在。貧。者。曰。我。不。若。富。者。之。重。積。也。但。一。有。事。納。履。而。去。易。易。耳。去。之。誠。是。矣。然。亦。無。天。降。之。饗。殄。况。乎。在。外。未。必。便。勝。在。家。則。鄉。兵。保。甲。求。於。我。而。足。也。在。富。者。曰。我。不。難。早。自。圖。也。攝。緘。縲。固。扃。鏞。去。之。他。邦。易。易。耳。然。虎。豹。之。文。采。往。往。不。肯。離。其。穴。者。正。恐。其。皮。實。爲。之。災。今。我。纔。一。提。資。出。外。爲。大。力。

者。負。之。而。去。則。鄉。兵。保。甲。求。於。我。而。足。也。今。使。五。爲。伍。十。爲。什。十。什。爲。百。十。百。爲。千。十。千。爲。萬。自。十。什。爲。百。設。一。百。總。十。百。爲。千。十。千。爲。萬。設。一。千。總。萬。總。凡。爲。總。者。各。相。其。材。能。及。多。智。謀。者。分。別。小。大。以。相。統。屬。百。總。千。總。萬。總。皆。從。里。黨。中。爲。衆。所。推。服。者。有。司。給。以。冠。帶。爲。統。官。并。免。其。雜。差。聽。自。置。各。役。然。鄉。兵。卽。多。亦。不。能。滿。萬。亦。大。概。言。之。云。耳。臨。陣。之。時。凡。十。人。爲。一。隊。一。隊。之。中。前。設。一。旗。統。之。旗。後。立。一。前。鋒。

前鋒後卽一人繼之。設左右翼各一人。一人繼前鋒。後又一人繼之。設左右翼各二人。後復立一人爲後勁。若前却則二重三重者更進。左右翼亦然。除執旗及後勁外。共爲九陣。九九還歸八十一人。執旗九人。後勁九人。二九一十八人。合八十一人。共九十九人。又一人爲百總。此九陣者。分八方爲八陣。餘一陣爲中陣。旗分四方。中央之色。愈推愈出。愈出而愈不可盡。此則一方之中。有東西南北中央之色。餘三方亦

如之。但各方百總千總萬總。設大旗。又分別四方之色。統之。統官居中。用黃色。五兵之器。各從其所熟習。除鰥寡孤獨之民。及單夫隻妻外。每家鄉兵一人。須知此一人爲一家之人。所係各擇其勇健者以充。家或人多。及錢糧多者。聽各出一人。總以爲身家之事。原非有所過求也。每月三八。仍立期較射。四方各擇其空曠之地。每方每甲。或伍或什。依次輪流。或有不善射者。或鎗或棍。或鈚或筊之類。總以各習一藝爲

長務使人與器習。藝與人習。一家有事。九家勸解。一家失火。九家爲救。如此則目之所觸。手之所動。足之所履。口之所談。無非生氣。城中如是。城外亦如是。推之至於東西南北之鄉。亦如是。卽人卽兵。卽兵卽人。賊雖至廣。有能如我在在之皆兵乎。此不待與賊相對。而知賊無能爲。卽此人各有兵。兵各有衛。已屹然若一長城。彼但有聞風遠遁。蓋我之正氣勝。則彼之邪氣自不覺而銷。壬申之變。寇在宜黃。竟不敢過其

鄉村。此其效矣。昔劉六劉七之亂。山東郡縣多爲賊破。惟不敢近樂陵。樂陵令許達築城浚隍。令城內外民皆環其室。築土牆。高過其簷。家開圭竇。僅可一人出入。令壯夫執刃候竇內。號令嚴明。亡何賊至。舉火無所施。入土竇。被守者擒斬之。旗舉伏發。賊殲焉。今每家築牆。不論城內城外。仍宜高過其簷。居常亦可以防火。城外護城之屋。不宜逼近。宜遠二三丈。人情見小而不可狃於目前。日習一日。往往爲賊所



憑竟至貽害。又城外不宜高建浮圖樓閣。令賊得瞰城中。宋烈將趙立嘗言。卽不幸而城陷。當備巷戰。每一巷口。皆以石壘。令隔三五巷。爲一間。巷出兵。開路於此。致阨於彼。其中曲折。賊所不知。此兵法所謂地網也。但城陷之後。人多不復自固。今卽難圖於有事之日。獨不可圖於無事之時乎。圖於無事之時。我足以自壯其氣。而賊亦復聞之。而致疑。是亦鄉兵自固之一端。其法今設欄柵。有其遺意。不論城內城外。須

要相地要衝。用堅厚大木。難於搖動。大槓大鎖。有若重城。夜則設燈擊柝。輪流巡守。往來有事之家。隨開隨閉。今欄柵之法。上司常舉行矣。然行而未行。一城之內。一夜。致有盜賊數家。或致行劫。恬然不覺。猶謂有欄柵乎。有欄柵而無欄柵。以鄉兵保甲之無實也。誠實實舉行。不論鄉村市鎮。凡深山僻壤。俱成聚落。車徒所至。烟火相望。一一俱依城內所行之法。實心舉行。揣勢度情。務使通貫。復倣昔人十里建樓。樓上

置鼓。凡有警急。處處相聞。但無有賊。有賊卽得。何者。以我之人衆。又以我衆皆兵也。鄉兵保甲之法。下特防我之不見害於賊。亦實防我之不自爲賊也。何者。人心易得放縱也。是故我太祖慮人之不能自持。於是設之以六條。講之以鄉約。一曰孝順父母。二曰尊敬長上。三曰和睦鄉里。四曰教訓子孫。五曰各安生理。六曰毋作非爲。人誠能依此六條。將天地降福鬼神默祐。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此言乎善非一人之事故。福亦非有限之福。何者。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我復有以爲生。以生召生。此必然之理也。今天下不爲無事矣。有如昨者。不逞之徒。竊據山谷。蔓延之釁未就。隅負之勢已成。將欲驅此自守之民。往戰。不惟勢有未可。亦且事有未能。惟是藉所有之官兵。而本地之官兵不足。不得不借於他郡。他郡之官兵不足。不得不借於他省。幸而得借。已自老師費財。况亦不能常借乎。今臣更欲從鄉兵。

之外復練民兵爲敢戰之兵。一法知今或未能行也。然且言之。一法知今不能行也。復更詳之。所謂然且言之者何也。言人之所未言也。今天下受無兵之苦久矣。一苦於遼。繼苦於秦。於齊。於豫。於楚。於蜀者。將十年。竭太倉之支費。勞遠方之戍卒。喪無限之生民。皆苦於無兵。而外求兵也。夫兵無俟外求也。外亦非能空求也。與其殫無限之餉。求外來之兵。而又不能刻期而濟事。曷若存本地之有練本地之兵。之爲愈。

乎。何以言存本地之有復練乎本地之兵也。操較騎射各武藝。行賞罰。或從山搜猛鷲。害人之獸。并察各藏奸逋。逃之藪。昔人有言。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當此之時。勇者得效其力。人各精神奮發。無非旺氣。如日當午。雲霧全消。冬至千兵到縣。大閱。縣給賞犒。或聽府道吊閱較。

藝俱行賞罰。並稽守備賢否。我太祖左右都督誥中一段。謂行營於敵。乃兩軍相加。形影俱見。不難也。若禦侮防姦於承平。其事密。其機隱。非慎忠時刻。機心無罅。觀形察色。以辨朝野。何足以掌內外之兵。若居是職者。知貴而忘忠。知忠而忘備。知備而忘機。知機而忘斷。知斷而忘謀。雖知謀而忘筭。縱事有成。猶僥倖。大哉王言。無在而不可體認也。故不聽民之生。而我。有爲之。生。無俟。借兵而兵。無不足。無俟。計財而財。已。無不備。何者。生氣存焉耳。噫。嘻。悠遠非一朝之政。太平非一士之畧。以今天下之大。人民之衆。加以祖宗列聖。作人之久。必有繼臣說而興起者。將且一一而內求。久之。人事盡而太樸還。臣所謂軼成周而上接唐虞。益信臣言非過也。此則臣之所以日夜而事親事君者也。

總結三策

魏惟度曰。井田爲兵法之祖。練民兵所以壯國勢也。臚陳鑿鑿。知小范胸中有數萬非徒托諸空

言

楊集虛曰。合讀三策見經濟碩畫且筆意紆曲得

蘇長公之神

榴館初函集選卷之四

論

帝命論序

帝命論

先本論

因其欲然論

葆光論

是未必利非未必害論

物理或乖論

反而自求論

不自處於窮論

各相持世論

序

探春讌序

江如僧遊草序

瀛海圖序

三山課業序

願菴宋侯詩序

金鳳渚清響序

劉安倩合編序

欣賞齋文選序

築雪居時文序

空翠館詩序

庭求草序

王公獻時文序

嘉穉軒文序

自序

榴館初函集選

卷之四

黎陽楊思本因之著

晉安魏 憲惟度

西昌黎元寬博菴選評

盱江張世經孟常

門侄孫日升集虛編輯

侄孫日昞太容較訂

論

帝命論序

臣楊思本曰。天以一中分化。帝天之命。主於人心。人心則惟精惟一之謂矣。夫六合之內。環中空。空二氣降興其中。無轍迹而往來相從也。今日天乎。詎是蒼蒼之氣。今日地乎。詎是搏搏之土。皆吾心之精。一凝結而成。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而爲天下貞。混芒以前。不知歷幾千百歲。莫可得而殫述云。或曰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然尚書獨本堯以來。至堯授舜而有允執厥中之論。乃舜授禹。復加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何哉。噫嘻。舜早已慮乎後之人矣。觀於堯舜以前。而知前乎此者可知。後乎此者亦可知也。前乎此者。天心欲開而未開。雖尚未有其事。而實早有其理。理者從天苞塞於無朕。而人一一爲抽其緒而出之。後乎此者。人心旣斷而復削。早已無有其理。而但知有其事。事者聽人穿鑿於無盡。而天



一一望反其初而存之。堯舜而後不首稱三王乎。太康爲禹之孫。已不能守祖訓。而逸豫滅德。至放桐宮。而迎以冕服。啟金縢而感以風雷。此其人寧不亦去祖父未遠。後皆稱爲賢君。然其始也有典刑之覆。流言之疑。其於惟精惟一。不亦憂憂乎其難言之乎。厥後子孫。或賢或否。皆以祖德靈長。得以守其宗祀。非皆合乎惟精惟一也。然而此理終不可不明於天下。千數百年後。而先師實應其符。夫以生民未有之聖。

於七十二君。卒無顯用。是天大有意乎先師也。乃退老洙泗之上。從六經而發明精一之義。以傳於千萬世。宰我謂夫子賢於堯舜。豈不以此也哉。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夬。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五。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三。不免於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孔壁復藏。儒術隕墜。焚其書未已也。復坑其人。

坑其人未已也。或又溺其冠。其所行者皆詭譎徂詐之事。竟亦不知何有所謂精一。大道之晦極矣。卽以隆準公之大度喜施。造數百年之天下。然亦乘秦之暴。當此之時。民心易爲德耳。夫人恩莫親於父子兄弟。義莫嚴於君臣。乃曰爲天下者不顧家。彼視天下如草芥者。何人哉。漢唐宋之天下。久非精一之天下。觀夫井中之泥。廩上之灰之引。及夫已誤更誤之論。亦可以得當日之君臣各爲附會以取事。要非有專

一之學。以大定斯民。然民得出於困阨之餘。亦遂謂上旣以安集我矣。我又何求。此人心日處於混沌。若居於暗室。得一隙之光。而謂明實止此矣。或謂此雖人事。亦若天之使然。夫天安得任其咎。水至清而土汨之。人性至靈而嗜欲雜之。是三君者。總皆爲嗜欲所雜。天能與人以靈心。而不能保人無嗜欲。必欲去嗜欲。須本之以學。是故堯舜揭精一於上。禹湯文武復從而述之。夏商周之君。得以受其餘蔭者。千數百

年先師明精一於下七十二賢復從而繹之。漢唐宋之君。得以竊其餘蔭者。亦千數百年。蓋此道無中歇之時。不屬於上。則屬於下。屬於上而道行。屬於下而道明。一中之說。漢唐宋之君。雖未能行之。乃其臣實有以明之。然從秦燔之餘。得以見唐虞三代之治。於後世。則漢武購求遺書。及元成命諸賢較讐之功。亦不可誣。他如董賈柳韓。周程張朱。莫不以斯道爲已任。是以漢唐宋之天下。得以顯承其翼贊。故曰此道

無中歇之時。今夫天有泰否。以一氣爲通塞。人有泰否。以一心爲通塞。易屯。惟君故屯。彖大亨貞。君也。蒙。惟師故蒙。彖亨時中。師也。夫三五之數。學者侈言。合數千百年。而我太祖適應一中之運。從混沌而挈精一於六合之表。心堯舜之心。學孔子之學。不惟作之君也。而又作之師。此豈無得而然乎。雖曰天命亦實其心之使然。夫心則不可欺。一物惟精惟一之論出矣。上常謂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衆緒紛亂。故凡

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又謂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過也。至哉王言。蓋以聖性得之。而復加以聖學。是以審時處中。無不克當。無大無細。無近無遠。無久無暫。皆不爲嗜欲所汨。故初渡江。卽禮耆儒。李習陶安等。問以天下大計。入婺州。卽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克處州。以書幣徵青田劉基。龍泉張溢。麗水葉琛等。鎮江有秦從龍。遣使往聘。呼以先生而不名。此皆揭其心之所學。日夜與諸賢相發明。復與諸將論兵方略。謂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乃當日同事諸臣。若中山諸君子。亦不知其學所從來。考其翼爲明聽。莫不以帝之心爲心。以帝之學爲學。千載風雲。五行燥濕。默司玄契。妙合禎符。非同灌絳房。魏趙范諸人。無文無識。徃徃引喻失義。初不審乎一中之論。當元主中土。列品有十。而儒獨居其末。雖吾儒不以是爲有無。乃其自心。紕

謬亦何殊乎書焚冠溺是以當日抱道之士亦若安期亡於海上四皓隱於商山秘惜而不爲用見異雲起西北謂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此其效矣。既而聖學益崇人心丕變舉堯舜精一之天下逐代而漸入於混沌者至我太祖一朝而還於心上其教人也每曰省不覺之過改故爲之愆此尤前人所未發。良繇我太祖無一事而不體天之道無一事而不近人之情人心道心敬勝怠勝舉薄海內外而皆

奉之以周旋故曰天非蒼蒼之氣地非搏搏之士皆吾心之精一凝結而成。然則我太祖之闢天下於混沌實繇先闢人心之混沌痛三綱淪而九法斁無以新耳目而示勸懲首作大誥三編訂正蔡氏書傳名曰書傳會選取大禹所叙箕子所陳有益治道者作洪範註自叙得之之艱難與更舊俗書曰祖訓錄又欲貽孫謀以昭夔翼成書曰皇明祖訓言喪服者曰孝慈錄取五經四書敬天忠君孝親而成者曰精誠

錄集歷代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名曰存心錄。編漢唐宋災異應於臣下者名曰省躬錄。以禮樂不協于中也。成書曰大明集禮。倣周禮而爲治天下之宏綱。作諸司職掌曰大明律。曰大明令。所以立世法也。曰洪武禮制。曰禮儀定式。所以詳世禮也。大明一統曆。所以欽天道也。定字文書曰洪武正韻。後以未當。命劉三吾重編曰韻會定正。念民勞而命戶部計田之數。以爲文武俸數。作省貪輯要錄。見功臣器用踰制。命翰林院考漢唐宋封爵之數。編稽制錄。編歷代宗室諸王善惡者以類。曰永鑑錄。後又有昭察錄。編歷代爲臣善惡可以勸戒者曰世臣總錄。紀天下道路諸書曰寰宇通衢。文武官屬體統及簽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糧宿衛屯田者曰政要錄。欲戒後代人君臣民之愚痴。作資世通訓。以至道德有註。論語有解。經史有纂。女寵外戚宦官權臣之禍莫不有戒。至哉帝王之心。無一事不加之意也。嗟夫。唐虞之世。四

凶在朝。朱均在室。平陂往復之運。儻焉微二帝明目。達聰。馮河朋亡。異德受終。而三聖兢業一中也。豈能以上下竝福於終古。稱邗隆哉。故聖人之至於命也。不制於命者也。夫士生千百世之下。曠懷千古。每致想於雍熙之世。以今堯舜在上。帝德緝熙。先師之教。雖以遐荒僻壤。莫不家有笙簧。戶存龍馬。復以聖聖相承。水天澄鏡。列在國史玉牒。燦燦有如日星。與今上宵旰焦勞。日新未艾。堯心孔學。史不勝書。總以敬

天法祖爲先務。此數千年未有之事。圖書開而地靈應。律呂合而天瑞呈。乃不知摹其萬一。豈但等於擊壤之民。繇於不識不知者乎。則又何以貴乎士矣。思本於是。上稽帝命之所從來。下觀世代之所繇雜。中考聖教之所繇傳。又復參以天人三五之數。而歸於太祖之應運而興。精一之所繇明。作君作師之所以傳於萬萬世。與聖子神孫之所以續述於無窮。而帝天之命。日夜往來相從也。作昭代帝命論序。

魏惟度曰貫串三教五經之旨使歷代帝王心學  
昭著于簡編自是命世之才非小儒所窺

帝命論

蓋聞處冥極之表者。可以眎周乎無際。深重淵之炤  
者。然後契托於萬齡。是以遊庭之魚。不足以窺溟運  
之大。朝榮之槿。無所以知歲歷之長。國家何事。詎書  
生所宜言耶。慨自開闢以來。天高地卑。日清月朗。河  
流嶽峙。山德川刑。而乾坤定。肇命民主。五德初起。經  
義既存。荃宰有寄。天爵具修。人紀咸事。而人倫定。排  
空躡實。昆虫闔澤。天喬各得。庶類混成。而萬物定。上



古遐哉其詳不可得聞。五三六經之傳。頗可得而論。次數千年來。雖遞興遞廢。勝者用事。亦復時清時濁。一綫常存。至我太祖。以顓頊之後。應運而興。擎日月於雙手。大明之兆。早見夢於元君。則天實命爲開闢之主矣。未十載而漠塵盡滌。南極炎徼。北逾冰壤。東西際日月之所出入。皆錫以詩書。歸我版圖。舉萬國而還於冠裳。此豈無得而然乎。良繇太祖應不世出之奇。畫億萬年文明之宇。遂爾驅風出雲。諸賢景集。

飛甘洒露。群俊充朝。張弛盡屬天心。汎蕩靡非春氣。復中華於自有。起氓庶於垢污。草樹沐其輝光。蟲魚洗其鱗羽。况乎倫常軌物。原與天地爲昭。井鑿田畊。詎同蘊酪成性。從草味而耀於光明。皆繇一人聖智。而出非曰而翁。以馬上得之。於是欣開夏翟。永湛商盤。克配思文。應后允武。凡諸詔誥命令。詞皆自製。還雕蟲於渾樸。起鳴鳥於雍熙。懇至諄誠。聽者感動。契精一於淵潛。見人心之活潑。書無逸於殿廡。存監戒。

於將來。朝無蕭機之臣。野有家閭之樂。人眠白石。牛飲清泉。匏犢薦于郊壇。黍稷馨乎上帝。三雍齊飭。四教咸興。節義萃於人文。男女正乎內外。信稱物而納炤。復程形而賦音。莫不達於幽玄。通乎性命。有國史不能贊揚。玉牒不能紀錄。誠以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以今揆昔。寧惟袍加詔禪。茂寡竊孤。與夫禁中蹀血。宮壺復雜亂風。俎上分羹。制度自矜霸習。不能萬一方駕。卽以黃熊有姒。玄乙蒼姬。猶將溟滓焉。而弟之。三光長運於上。九土長奠於下。赫赫明明。巍巍蕩蕩。明之爲明。信無與爲兩矣。夫欲覘來茲。但觀在昔。合趙李劉三家。僅如是開基。一也。享國三百二十年。一也。三百九十年。一也。四百五十二年。則昭代之億萬斯年。又何疑乎。且非獨於此。我太祖初欲建鼎於燕。以撫有諸夏。奉先殿之上。謂多一番擾攘。何大本自在。家法攸存。建帝以太祖嫡孫。聰慧仁慈。讀書至孝。爲太祖所深愛。卽位方喜於文運之

興乃日下之黑氣復開合不常甫四年而燕鼎之建  
成祖竟克成之作離負宸與邊塞僅隔一垣謂有事  
則天子自將以行邊其規模巍煥氣象赫奕繇智勇  
大全洞見底蘊日以兢業駕馭萬邦彼有結爲婚媾  
聯爲兄弟甚且降而稱臣爲問從前王者有如是之  
威靈乎辰居星拱已早奠萬年之基矣及乎衆攬鴻  
才諦觀象魏親抵窮髮之北不盡拊髀之思天驕爲  
之喙息王會於焉接踵若乃妙理契乎繭絲衆論存

乎雞跣大全諸書之刻益足以發明精一之義以昭  
明萬世嗣是列聖相承猶三代之所未嘗莫不敬天  
法祖禮下愛民仁孝爲心節儉成性實繇祖訓從來  
儲教有日是以人各兢惕非有摹倣咸池朝出不借  
昨辰之先結璘夕輝無俟夜來之魄至乎仁宗沉靜  
端重言動有經旣喜詩書復精騎射少侍太祖覽識  
天文監國二十年廩廩奉命于成祖雖登極甫一年  
和氣甘雨早從二十年內浸淫於生民嘗曰學祖宗

之法當明祖宗之心。是以純孝格於青蠅。慎修通乎  
玄契。奉天元之書。敬守萬年之曆。却封禪之請。無關  
三脊之茅。圖書賚予於龍轡。堂陛有同乎魚水。苞桑  
深乎祖德。豐芑得於孫謀。既而及乎章宗。神明天授。  
文武性成。成祖北征。從行諭以農家勤苦。兔起馬前。  
一發而中。想見當日。大統嗣集。罔不敬承。七月之詩。  
張於圖繪。三推之典。肅於絃纒。百谷生於杏花。冷風  
及乎清叻。時歌招隱之章。更協猗蘭之操。林風被褐。

山無帟帶。經筵講義。默契天心。秋冬巡邊。威震殊俗。  
矐矐其陰。未聞象警。而不諱日食。般般之獸。樂彼君  
囿。而不賀騶虞。君臣喜起于一堂。共樂太平於千載。  
我二祖。以威嚴起勝國。從弛之積弊。二宗以涵濡養  
前人。德教之盛。心若或有相之矣。英宗能言時。上問  
他日爲天子。能令天下大平乎。曰能。又問有干國紀  
者。敢親統六師。往正臯乎。曰敢。神龍初育。氣便凌霄。  
威鳳繼生。光早射漢。尋以九齡嗣統。內有補天之聖。

母外有捧日之孤卿。海宇謐寧，人才樂育。既而勦寇親征，遽爾北狩，乃履危不恐，涉險不驚。自非天人，何以小醜傾心，感泣餞別。庚午七年之治，復賴景皇。明於知人，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危爲安。易亂爲治，其功不細。上以南回復辟，每念殷憂，惟是素風，益徵玄定。建庶人之釋，無不本諸天命，蓋其兢惕一念，上足以告二祖，下足以佐列宗。傷乎嬪御，殉葬直從。秦漢以迄于茲，乃一朝而來白口之昭昭，去長夜之悠悠。此一念雖萬萬世猶不足酌其好生之德矣。憲宗豐頤廣額，威容如神。英皇喜曰：此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少更多難，練達性理。卽位上徽號于二后，終不以生奪嫡。復景皇於帝號，初不以亡負存。其於倫常之內，可謂卓然其自立矣。蘭根秀挺，含于充堂之芳。大樹根培，遂有垂天之蔭。尊崇理學，褒尚名儒。彭商贊襄于內，馬韓諸人宣力於外。邊徼犯而遄遁，獯獩螫而旋平。災異數見，修省甚勤。水旱頗多，蠲卹備至。

雖以劉萬巧媚終無所損孝宗簡言慎動愨誠充粹  
協氣橫流武節焱逝從容批答無及汗於風雷褒納  
煩言信藏垢于川澤黜去諛詞指佞無窮屈軼頓除  
飛語燭邪過於方銅讀太極西銘諸書則曰天生斯  
人開朕又曰吾不自治誰能治吾真以聖性而加聖  
學故發揮事業巍然煥然當是之時朝多耆碩野無  
廢錮士修白茅之業詩鮮赤芾之譏富在足民威存  
薄伐禮以隨時爲大刑以緩死爲息十八年中深仁  
厚澤幾於必世至乎不以太后竝祔兢兢皇祖之訓  
雖抑情於烏鳥實審衡於燕雀武宗爲敬皇帝嫡長  
子敬皇隨事訓迪出閣開讀聰穎善記憶頗好騎射  
英武剛斷豁達優容覽試錄而見外官之誤猶不欲  
令外官知之其一事矣英宗而上皆嘗經武勦亂至  
於憲孝二宗文教熙洽息馬投戈惟帝留意戎事慨  
然有肅清海宇鞭笞要荒之志七萃之士頻從三辰  
之旅遠指而輔導謀議之臣不懈於內奔走禦侮之

佐。僂力于外。兵革時起。而賦役不煩。雖有闡豎外藩之變。不崇朝而撲滅。登遐之際。爲天下得人。竟開太平之治。世宗。興王嫡子。憲宗純皇帝孫也。武皇崩。遺詔奉迎。卽皇帝位。上英明果毅。壽考作人。大要以嚴馭外。以寬治民。以經術爲師。以法律爲輔。以明作修內治。以安靜飭邊防。其於稽古考文之事。尤爲謹備。而皆發之孝思。本之敬一。薄海以內。耆碩屈其鴻章。韶秀矜其大作。晚年吐妙香於清禁。舞玄鶴于帝廷。

雖不御殿。而神運無窮。威周無外。時有小醜跳梁。權奸播弄。皆歸滌蕩。而天下晏然。有四維之固。至蓋愆成美之詔。天下傳誦。旣凜凜於秋肅。更眷眷於春溫。抑惟天祚我昭代。有武宗之寬易。而政多旁落。於是。有世宗之嚴毅。以收之。有世宗之嚴毅。則政近操切。於是。復有穆宗之雍肅。以養之。穆宗。肅皇第三子。週歲羅諸翫。數取龍旗印石。奉肅皇。肅皇奇而愛之。與莊敬太子。景王。同日冊爲裕王。莊敬冊寶。誤送上所。

肅皇聞而嘆曰。天命也。莊敬既冠。越二月薨。景王就國薨。世宗無他子。人心大定。上天資純粹。寬仁大度。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去非義之征。絕無名之獻。當是之時。時和年稔。枹鼓不鳴。穹廬大漠之表。慕義來王。哨峒憑林之孽。俛頸就縛。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之煩。先儲貳之教。爲久安之計。皆獨斷宸衷。雖謂六年之隆慶。比于百年之善人可也。神宗自幼岐嶷。馳馬之諫。見勞穆宗。候謁之誠。兩宮爲喜。慈寧之

喪服素者三年。卽位方十歲。以英明聞。視朝享太廟。禮度儼恪。鳴贊錯誤。亦不可責。惟遣內侍諭之。無不悚服。機務之暇。親書學五帝三王之治。又大書勉內閣等臣。翰從神往。言以心行。遇災賑乎蒼生。報瑞還其白燕。皇道炳煥。帝事緝熙。官牧攄其拜颺。殷輔展其案稅。黃髮壤擊。京鄙巷歌。亦有輜軒之語。不傳正朔之頒。未被莫不望月來王。占風候吏。羣氓反素。多士掄文。家握靈蛇。人抱荆璧。炳炳麟麟。無聞帝典之



闕魚魚雅雅。非有王綱之弛。至而復建。帝之年號。尤足以慰宗祖。而愜臣民。厥後深居端拱。一本無爲。總以息彼煩囂。游於靜默。垓埏之內。享四十八年之雨露。猗歟盛哉。然物久則蠹。生事久則釁。成光宗。蓄景耀於前星。葆潛龍於未雨。登極近一月。甘霖尋遍于海隅。九序齊歌。五辰旣撫。人但知不疾而速。化馳若神。乃其仁孝格天。先皇日安於寢席。精誠貫日。宮壺齊受於安恬。有諸臣不能居其功。章牘不能竟其事。

者。詎一日之積與。熹宗繼體。主德克賢。厥治維茂。內府司鑰司。掌歷代古錢。上從中賚賜。一日拾得天啓錢數枚。問左右莫知者。實梁肅莊魏元法僧之遺。蓋天實命之矣。垂恩錫祉。修德錫符。帝者之儀。崇嚴殷薦。尋以東廠陰恣。震動域中。在位甫七年。乃天復啟我今上。不動聲色。而安天下於泰山。卽今英明御極。聖學精勤。破格求賢。多方養士。宵旰精神。流光日月。包羅經緯。絢采星辰。起民命於若焦。畜財原于罄地。

念居官之養寇。致在野之無辜。於是獨奮霆威。敬承天意。廸詩書於樽俎。勉忠孝於干戈。從帝心以動羣心。祭春氣以銷兵氣。是以六幽先被。萬象覃敷。賦泮林於食蕘。化潢池於帶犢。卽今遐陬僻壤。執簡操觚。莫不探策萬齡。徵符百族。皇哉唐哉。方熊熊若日之東出哉。夫天之福人。第問配命之何若。今觀二祖與列宗暨今上。罔敢差忒。此詩所謂自求多福也。嗟夫時勢異而危亂出。事變起而議論生。然寒暑有小變。而終不失其大常。日月有微虧。而初不乖其定位。處乎數千年之內。闇於數千年之事。乃欲以旦暮之識。妄意乎天地之高。天可妄意耶。因作帝命論。

魏惟度曰。歷叙二祖列宗。政典鉅細無遺。可爲千古法則。且以駢詞作贊體。尤見弘博之才。

先本論

世議文章。關乎氣運。因有扶衰起敝之說。此固憂時之苦心。抑亦持世之篤論矣。然亦不自文章也。有先爲文章也。夫獨不見百蟲乎。當夫太昊乘震。執規治春。青林群鳥。娟娟逗人。如嬰兒語。如嬌女啼。婉轉連綿。罔非天趣。又或鶯來紅樹。鸞坐雕梁。乍嘯乍歌。落韻已遠。吾計此時。殆若聽鈞天之奏。玅處正在有無之間乎。旣而自春涉夏。麥隴朝雉。山鳩弄晴。韻寬以

弘響拓而暢。復有怒蛙土蝻。雜以衆蟲。不可名字。向  
夜達旦。長鳴不斷。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又若張樂洞  
庭之野。其卒無尾。其始無首。此所謂夏聲乎。及乎白  
露徂秋。淒清寥慄。亂蟬瑟瑟。寒螿夜啼。時有孤雁叫  
雲。哀鴻出塞。又或風起林臯。鶴鳴千仞。非不清響入  
冥。撩人空曠。然其聲愈寂。其韻愈冷。此師曠所謂羽  
聲也乎。其細已甚。過此蕭蕭木落。蟋蟀鳴於籬壁之  
間而已。既而衆蟲入潛。蟄戶自固。於是閉塞而成冬。  
伏者正伏。起者不起。靜聽郊原。悲鴉苦犬。以共成其  
寥寂。卽時有暖日。叫春。喞喞關關。動人清聽。總一及  
之。然終不復。蓋無有爲勢矣。君子觀此。亦惟有游於  
至足。審於至靜。端其太始。保其全質。如是則物藏其  
樸。而竅合於虛矣。斯則先本之論言者。或未及乎。

黎博菴曰。文章而本之聲。則追之以鳴。盡詩之說也。然鳴有人事。聲盡天事。又進一格。

魏惟度曰。綜四時之聲。聞探大道之要。洵可謂淋漓盡致矣。末物藏于樸。竅合于虛。二語真參贊之樞要。不可不知。

因其欲然論

夫以世遠胥庭人非穀飲。義爰旣析。禹甸興焉。於是風壤各殊。甘桔亦異。曠矣神州。一爲畏壘。則莫不遞相俎豆。共爲歌舞。豈非飽和食德。各厭本懷。五風十雨。自爲欣躍者乎。然而史冊橫陳。標指可屈。口碑如在。逃聽無多。由斯而談。誰爲望腹者矣。乃若志在匡時。功惟及物。溟滓慮淡。纏練思恬。游神具茨之山。建國襄城之野。機忘海鳥。見耻淵魚。若昔賢之臨會稽。

躬。斬。馬。草。同。太。守。之。蒞。吳。都。自。運。家。糧。省。俗。觀。風。膏  
 流。襪。襪。春。干。秋。羽。河。潤。章。縫。鞠。草。茂。於。園。扉。古。槐。瘦  
 於。階。砌。遂。使。春。禽。無。掩。夜。魚。不。欺。小。民。無。牂。羊。之。歌。  
 君。子。同。牝。馬。之。遶。萑。苻。越。境。鴻。雁。來。歸。游。女。出。桑。野。  
 蠶。成。繭。亦。有。七。十。之。翁。三。樂。之。叟。行。歌。道。上。不。識。城。  
 中。自。非。處。之。江。湖。置。之。壇。陸。鳥。能。率。其。本。性。因。其。欲。  
 然。者。乎。

黎博菴曰六朝得意之篇定當不廢于世  
 楊集虛曰花續雲縹光氣常流斯為極則

葆光論

于將莫耶。匣而藏之。藏之又復秘於重泉。葆光也。至  
 矣。何以爲人所物色。徹天徹淵。此則物理之不可欺。  
 已如是矣。又况淬之以兩山之土。不亦大洩其光芒。  
 爲造物之所深忌乎。張華博極群書。智通於物。當時  
 若有好道之士。教之被褐懷玉。不亦息踵自全也乎。  
 神劍飛沉。何預人事。出土入水。無不較然。君子觀此。  
 不難得其故矣。

黎博菴曰始終不說破妙  
魏惟度曰絕好指點會者自知

是未必利非未必害論

是未必利。非未必害。往往然也。是故是非利害不相  
易也。然而相易也。非相易也。有其易之也。有其易之。  
則是未必是。非未必非。明矣。然而終不明也。何者。世  
但明於利害也。明於利害。則以利害爲是非。自不明  
於是非矣。卽曰明之。亦但耿然於夫人之心。與夫人  
之所以共爲心者而已。然猶未得盡也。計利害。計功  
過矣。語曰。同功非難。同過爲難。事每有難於兩全。而

過出焉。今我獨欲居功。將以過與路乎。於是而是非起矣。然則是非。又不在人之心。而在人之口也乎。

黎博菴曰。絕似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辨。乃其躐實過之。

魏惟度曰。三尺龍泉神幻莫測。何必公孫大娘。

物理或乖論

興到之言。常情每以相責。事前之許。物理容易或乖。是以君子不輕以許人。亦不輕以人許者。信人何者。天下無得而但也。言但也。但與但。織嗇之子。不難輕棄其所有矣。况夫氣揚意溢。勢勃機張。奢願自天。餘甘及物。頤頽相爲助矣。又或同病相憐。寂寥爲慰。一旦自副其隱。其於昔時之說。非彼固爲背之。亦且實忘之矣。何者。自慶其所有耳。豈爲人而慶之也。或猶



詹詹若缺望然。殆未審物情矣。故曰君子不輕以許人。亦不輕以人許者。信人。

黎博菴曰甚似晉人清談當以玉柄麈尾相付楊太容曰許多曲折出以安閑其微言冷韻尤令人頤解

反而自求論

凡易與人親者。其去人也必速。君子類知之。然或因其易親。亦嘗與收十一之效。乃終歸無得。君子於是爲大愚。又勤修之士。未嘗不自信。人因而信之。亦有因而疑之。久之疑者得而信者反失焉。豈信者非而疑者反是乎。夫疑非也。過信亦非也。過信之事。非惟喪我。亦復喪彼。何者。彼亦以爲我真。是也。遂不復反。而自求矣。君子固以全立自處者。彼我俱失焉。可乎。

黎博菴曰實有如是情事非滑稽之言正不必究其所指

魏惟度曰茫茫大地疇復相知故與是是非非乎  
寥寥數語冷眼熱心一齊放下

不自處於窮論

獨勝之事。生而有之。非曰我學而後能之也。卽曰學之。亦學其所有者而已。非學其所無也。學其所無。則師曠離朱。公輸王良。皆各有其絕致。可以共相爲能。然不聞相能也。蓋天之分定矣。天之分定。更不能聽人之自爲分矣。故多而多之。多亦不多。少而少之。少亦不少。何者。此天之所以通物。利用而不自處於窮。是以一成而可久也。今之君子。教人必欲其兼官人。

必欲其備。敝精勞神而不獲濟。是重傷也。

黎博菴曰。名通之言。可以爲官人之法。楊集虛曰。諳世故。以立言。言自可。則天定之說。斷

後世許多紛紜。

各相持世論

夫與物冥者。物亦不知其何以合之。此可謂之無心也。孩生乳出。誰爲嚮導。非心所得設矣。是故天生聖人。各相持世。或惻然而焦心。或悶然而無辭。或十日而並照。或一室而已暗。堯舜孔子。知與不知。旣知矣。寧知復有不知之堯舜。不知之孔子乎。此一說也。人或疑之。然人亦自不疑也。何者。有陽必有陰。有日必有月。夫人而知之矣。是故有顯扶世教之人。自有

陰持世教之人。又非專謂巢許也。陰持者見之於其所不見聞之。於其所不聞。夫既不見不聞矣。人又孰得而知之。

黎博菴曰：慨然遠想，夫陰持世教而見之于其不見聞之。于其不聞者，孰足以當此。亦可指言其人乎。魏惟度曰：不必實指其人，其人斯在。然事難而心苦矣。

榴館初函集選

卷之四

黎陽楊思本因之著

晉安魏 憲惟度

西昌黎元寬博菴選評

盱江張世經孟常

門侄孫日升集虛編輯

侄孫日鼎太容較訂

序

探春謾序

探春讌者、僊客與雲卿八君子作也。原夫三陽始運。六管乍吹。雉雒柳梯。發韶年之耳目。辛盤栢酒。寫勝日之才情。是以狗路采詩。合人間之聲樂。入宮學舞。宣宇內之陽和。况乎家是桃源。何知漢代。人同仙子。寄意秦簫。賞烟月之迷離。邁風花之隄第。吹笙侍女。遷喬百舌。新聲掩袂。嬌娃帶葉。半開嫩蕊。歡情何似。安排句法難尋。麗景堪描。結撰乾坤有種。時乎乍雨乍晴。總是鬱蒸佳氣。輕寒輕暖。無非逗漏年光。以彼河東秀士。江左俊人。筆底風霜。擬作竹林之逸。行間珠玉。真成池草之神。望三素于車輪。想百花于燈樹。英雄未遇。何年奪席南州。名士無虛。今日爭衡北海。美醜迷心。逸興何妨漉酒。微臣卜晝。高杯儘自燒燈。小艷疎香。占斷一年芳信。千紅百紫。等閒三月殘春。喜張緒之年少。悵柳枝之濯濯。咲劉郎之未老。憐桃樹之天天。不有美醞三升。曷寫春情萬斛。公等同生。

聖代共列名宗。聚飲伊朝。杜子酒仙之侶。連茅他日。虞庭元愷之賓。登寰宇于醉鄉。鼓長春于化國。蘭亭政自曠達。梓澤失其穠繁。豈非共唱為和氣。遂結成爲大年者哉。

魏惟度曰排偶之文以六朝為勝王絳州駱義烏

諸君子亦曾襲其餘香讀因之先生文當懸雙

眼于唐宋以上

張孟常曰情詞茂密體裁魏晉之間

江如僧遊草序

原夫血氣既孕音韻隨形金石合中宮商精靈豈無吞吐但以鳥跡曼遐鴻音飄忽得再歌于桑渚想八闕于葛天堯壤祭于下民舜雲徵諸上聖人同化國。夢遶華胥既降唐虞尋分南北征誅繼乎揖讓蟬緩轉乎呻吟孤臣長歌乎採薇宗老致傷乎麥秀既而八百年之治化十五國之風謠忠臣孝子之思征夫戍婦之感咸充塞乎宇宙盡祭摠乎性情交接隣封。

俱以微言相訊。趨陪庭訓。亦謂不學無言。春秋既微。姬周寢壞。自聘問不行于列國。而學詩遂在于布衣。上自荀卿。咸有惻隱幽憂之義。不及子雲。競爲侈麗。闕衍之辭。卽謂壯夫。不爲何事。大人見賞。濫觴漢魏。敝箒齊梁。但知出藍于青。遂忘敗素于紫。英雄定鼎。一洗陋乎風雲。俊乂充朝。大振起乎山斗。十二科而取士。當時多五際之儒。三百載以奠基。厥後成千秋之統。爰及兩宋。又是一宗。徒厭薄于點水穿花。竟閣筆于鳶飛魚躍。神聖翊運。豪傑復興。相與賡歌。同乎喜起。高劉數君而後。謝魏諸子之時。殺青等于汗牛。副墨同乎倚馬。濟南自爲白雪。弇州統其陽秋。厥後臨川青浦。石齋文長。各具空古之識。同爲當代之雄。唐人遜其文華。晉士讓其名理。降自今日。不無慨然。狂。奴。故。態。痛。快。人。心。儒林急于功利。莠苑挫于詞章。視四韻爲窮奇。鬱千古爲腐臭。徼天釋褐。乞靈捉刀。隋珠委于窮岩。荆玉藏于宿莽。世道惰窳。寧不由之。吾友如僧氏。棲神六

合樹影千秋。早厭世味之投。長餐禪悅之趣。雕龍震世。寧多二酉之藏。吐鳳驚人。早洩六丁之秘。機鋒犀利。金丹頓失于石師。指點象詮。竹素幸存乎木鐸。以生花之彩筆。作遊草之青編。錯落珠星。控天闕于魚網。波瀾玉海。縮地軸于鸞箋。良由溟滓采真。洪濛汗漫。故爾言言是玉。字字皆香。若彼叩帝都而索價。借大人以成名。吾知如僧。方且看海上之碧雲。聽松間之晚磬矣。嗟夫。以天子之鴻州為學究之蠹食。安得借江郎之面目。挾俗士之性靈。則照燭三才。暉麗萬有。動大地而感鬼神。詩道其復興矣。

張孟常曰。竟可作古今詩論。與鍾參軍並行不獨為一家言也。

楊太容曰。上下古今。以立論極興。觀群怨之。致使嚴滄浪見之。定不向詩話樓作生涯也。



瀛海圖序

瀛海圖者。林老師爲其太公太母雙壽而作也。夫以巨鰲立極。元符以之受命。燭龍啣照。綠甲因之應圖。弱水三千。得縱橫于恍惚。蓬萊萬里。問輪廣于參差。豈非以霄虛之靈。非可處于蟪蛄之室。冲舉之品。自合受以麟鳳之洲者哉。想夫瀛海之上。風飛雨駛。盡是僊音。玉宇瓊宮。共含靈氣。長披無縫之衣。適意自然之飲。芝泥密隱。真形八會之書。蘭檢長韜。妙韞三

清之典。芳林引暖。總似春時。鸞鳥調歌。常同二月。亦

有元都僊子。太真夫人。同棲紫鳳之樓。共跨蒼虬之

輦。遊戲西崑。俯瞰長生之樹。周回南裔。曾拔不謝之

花。擗麟脯而朝餐。就鸞臺而一息。嘯揚塵于海水。看

拂石于天衣。浸假繁詞。難詮神理。乃有鸞鳩小子。妄

臆耳目之近。遂疑天地之小。擲方朔于齊諧。等千年

為燕說。則胡不登雙壽之堂。便覺絳河伊邇。赤水非

遙。雲霧生于棟梁。日月絺于戶牖。餐松後老。將甜雪

而俱清。餌菊長存。與嚴霜而共進。爛斑對舞。還同冰

雪之姿。錦綺橫陳。盡作烟霞之色。輕調淺按。秦家弄

玉之笙。一鼓再彈。許氏飛瓊之曲。庭前鷄犬。貌類雲

間。宮中杵臼。狀同天際。豈非以地肺潛身。谷神匿影。

和氣濯其胎性。善德解其糾纏。遂使金繩玉版。合靈

契於木公。龍駕霓裳。告真籙於金母。昔者祖龍好道。

赤羣懷仙。六洲三島。輒為風引而還。秘典奧文。一旦

雲飛而去。寧知尋溪漁者。便咫尺于桃源。看奕樵人

已淹留于歲月。方今聖人在宥。八風按節。四海澄波。長無芝朮之求。永固岡陵之壽。吾師曳綬方新。祝釐方始。欲盡臣子惓惓之意。不出瀛海之圖而問之矣。

魏惟度曰。剪綵為花。飛從天半。豈復等人間藻繪。

乎。知江郎寸管。落先生五指中。

張孟常曰。予向有詩云。如談吉夢。稱希有。似讀奇書。得未曾請。移以評此文。

### 三山課業序

渤海有三神山。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珠玕之樹叢生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隣居。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其言似荒誕。舉以况文人之居。亦足以盪胸寫意。暢我彼之情。往丁卯。余與家姪公望。黼調。及君斷。無見。冷然。子期。公孫。為會課。每日未出而作。篇以五。各精神相對。頃刻數幅。若烟雲之滄。或時縈思若枯禪。至丙夜燭

光熒熒然。奚奴倦作函谷鷄聲。既而真鷄果鳴。輒又相左右顧。必竣其業而後休。已而君斷冷然各雋去。余數人尚猶然竹窓。今庚午。聲氣益廣。國中咸欲予復修前舉。予以讀書金船峯大有觀。去城既遠。金峯有寺。則黼調居焉。公望居華蓋。華蓋與金船相去四十里。公遜居白石路益賒。無見又遠自卓溪。更不得相見。惟是香山幸有子期。金船與香山相去不數里。兩山時得操筆硯。然與諸君遠矣。一日得王譯來書。

頓一何妙

譯來見船山。船山與金船正相望。相去十餘里。書中惓惓謂三山相去非遥。何得無聲氣往來。忽一日公遜自郡歸。過予山中。予喜若從天下。卽以書招譯來。並呼子期同舉前事。又欣得君遷日尾二公。莫不手挾隋虵。筆走燕駿。一時快事。過于疇昔。尋譯來修業船山。予與子期過焉。譯來誠于趨事。令人生敬。爲文俱非時賢所有。阿弟漢網。咄咄火攻伯仁。尊公先生績而未發。今于二方見之。及門高足。又無不速肖其

師芳澤易流。徽音自遠。有由來矣。譯來漢網文字。鑄本有正續。同輩方保。若合璧。今復有三山之刻。昆季師徒同集其盛。是欲從蓬萊方瀛之間。揭巨棗示人。使人悵想于銀宮金闕。則譯來之謂仙矣。金船船山香山三山皆在城東北。東北神明之所。舍漢武不云乎。乾稱蜚龍。鴻漸于磐。朕意庶幾遇焉。

黎博菴曰以仙境喻文心文成而飄飄然有凌雲之氣  
魏惟度曰文章朋友千載樂事况山靈呵護乎讀此文儼揖諸公于一堂矣

### 顧菴宗侯詩序

無聲而聲出焉。于喁生空。非有節族。各為倡和。則音韻之自然矣。每日之初。群動未作。鷄三號。眾籟尋相次而進。自疑始以迄于今。無得歇之時。故宙合一。詩藪也。詩者本性情而為之。然人之性情未必皆當也。故人人言詩也。人人未必言詩也。六經惟詩以聲教。風首睢鳩。雅首鹿鳴。然何以未言睢鳩。先言關關。未言鹿鳴。先言呦呦。以斯知詩之以聲教也。明矣。何者。

人之性情不可驟見而徵之聲。性情正者其聲和。性情偏者其聲乖。是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箎。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然則五倫之內無一而非啾啾關關以成倫類。乃今于頤菴宗侯而恍得其所為詩，雙雙芳樹，酒間當醯，與夫谷口鸞聲。清時隱跡，客舍有南來之雁，高樓有啼樹之鳥，莫不言本乎情，義生于性，遂使南窩之草常彙，橘亭之實堪餐。則夫東湖三隱之招，同社名流之集，詎旦暮之故哉。思本今以詩起家，與公望諸姪，歌鹿鳴而來，季女喜蘋繁之助，先人來吧岵之思，纒酒之詠，雖勤，鞠哀之情已遠，有懷明發，自耻併疊，但以興觀群怨，今且資父事君，然則雖喈喈以鳴，千載之盛，其于頤菴之詩，重有所發也夫。

黎博菴曰：從五倫驗音聲，得未曾有。

魏惟度曰：詩心聲也。操觚之士盡知之矣。從有聲而至無聲，從無聲而直窮有心之始，則天地鬼神皆入吾詩教之中。此思無邪，一言所以蔽全。

詩而爲倫之盡道之極也。因之先生其浩然有得矣乎。

張孟常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則詩以聲教，一語足蔽全詩。至推本于五倫，則所謂無聲之詩矣。微乎微乎。

金鳳渚清響序

昔者跨鶴仙人。過緱山而結響。採珠公子。因洛浦以留音。咸自神清慶霄。韻流華渚。玄霜夜搗。璚雪朝餐。天路幽遐。邈然焉匹。若乃鸚鵡洲頭。鳳凰臺上。冥神千載。締想三山。遂使白雲芳草。竟不謝於方來。晉代吳宮。尙興吟於未替。此皆芝焚不死。蘭悴留馨。代有哲人。時鑄秀句。動魂悅魄。有由然矣。萬匠堅白先生。銀潢濯穎。天寶苞華。幼實狗齊。長工騷楚。文藏石鼓。

書有盤盂。其大父貞吉先生。駕軼汪王。名軌潘陸。乃  
整白祖德。無慚。孫謀斯著。人咸洛誦。家本河間。復有  
辭祿餉邊。請纓投筆。自爾睠眴。方壺氣吞溟渤。於是  
海內咸願結交。欣東平之令聞。開北海之芳尊。悅响  
嚶鳴。匪朝伊夕。春蘭秋菊。平分蔓草之香。漢乙楚鴻  
共續。鷄鳴之唱。輒復燃藜。瞑寫間。叅天祿之書。飛蓋  
西游。爰簡芙蓉之什。亦有山水所至。魚鳥見留。又或  
弔古爲勞。懷人入夢。先生欣焉杖屨。樂矣舟車。桃花  
潭上。不憚想于汪倫。濯錦江邊。或寄情于杜甫。禹穴  
胥濤。更一銷其魄。礪讓王與伯時。不禁其低徊。思本  
來游都門。得徼壇席。先生復出其金鳳渚。清響命爲  
之序。是時日照簷花。風翻庭蕙。流覽數周。遺音三歎。  
抱日之琛。良無分於遠近。辟塵之寶。更不擇乎異同。  
江酌而水日流。雨潤而雲復出。總披卷首。驚看出匣  
之輝。甫按篇終。宛聽繞梁之曲。臨江何幸。鳳渚徼靈。  
君侯正爾壯齡。逢時清晏。輶軒使者行歌。大國之風。



祭酒先生立奏三雍之雅則茲集者方且函之虎觀以備鸞坡也夫

魏惟度曰雲霞色映羅綺香凝携向百尺樓頭卧讀十日何能已已

楊集虛曰深宮之月別開色相空谷之花另發香艷都非人間常景吾于是集諸序不禁花月之吟矣

劉安倩合編

燕歌楚些或以地而異聲子夜陽春咸因時而變調故天籟得之噫氣風雅失于哀吟是以司馬好游三賦以顯梁鴻遠引五噫遂章斯皆鑑貌寄情隨事興慨朝登廣武咲豎子以成名出望提群歎蹇人之欲上莫不興遣一時韻流千載若乃家本豐沛大風爰鳴氏出淮南小山因著書則新序別錄頌則大人先生鼻祖申吟耳孫焉嘿所可異者恬遠瞻橋教成畫

荻文堪折桂。射礙穿楊家。徒四壁時多。送酒之人賦。  
等千金不乏。問奇之客。于是時得甘脆。跪奉夫人復。  
有織機善承中饋。輒得拜母遠遊。以銷壯志。黃金臺  
上。吊馬骨于千秋。白玉河邊。問嚶鳴于四國。寒雲繚  
繞。神飛射鳥之兒。烟月迷離。夢想當壚之婦。亦復吳  
山越水。南國西園。半收行李之裝。盡綴采蓮之什。龜  
蒙。鳧嶧。得仰止於高山。蠹簡。虫書。時賞音于流水。行  
看海市。咲徐福于當年。遊晏慢亭。問曾孫于此日。亦  
有神女行雲。湘娥啼露。紉蘭秋浦。解珮江臯。繡腸。夕  
轉霞氣。朝舒。又或拜墓貞娘。重遊勝蹟。謁祠處士。獨  
徃孤騫。重翻芍藥之歌。更响鴛鴦之唱。織綃坊裏。爭  
填四季之詞。度曲筵前。競落千秋之譜。歸來拜母。充  
仞錦囊。別後修盟。淋漓繡闥。自非烟雲過眼。仁智興  
懷。冥棲戴勝之庭。神簡靈威之室。安能慰羈望于芳  
吟。騁遠遊于雅步者哉。

黎博菴曰。置此六朝選中。殆不能名其今古。  
魏惟度曰。攀木蘭之墜露。食秋菊之落英。別有幽

香克人遐佩

欣賞羣文選序

昔者金壺龍簡。或凝睇于千秋。寶笈芝泥。輒窮思于八極。乃若秘軸橫陳。奇緘在御。芳香越于蘭茝。陸離燦於璫瑜。真有饑十日而享太牢。錫百朋而欣重貨者矣。粵自近菟流通。古文叢塞。洛誦之子。指晦朔爲春秋。竊疾之人。以殘剩爲膏馥。黎丘之鬼。無忌趙鞅之魂。誰驚吐棄。感于夫人。狀貌不當人。主有由然矣。若乃洗神滅念。通于太極之門。肆目冥搜。游于罔閭。

之野。作者儕于石觥。賞者監于山公。則今日日尾之  
 所為造。肇山先生之所為選。是也。先生上侶羲皇。西  
 叅王母。百城自重。五斗自輕。松栢之志猶存。薑桂之  
 性愈辣。既弓冶于庭趨。復翠牢於宅相。片詞纏落。咄  
 咄掀髯。一字甫成。融融竟日。良以文同趙璧。人似魏  
 舒。十丈之蒿。周宮因以為柱。千尋之樹。昆昭盡以成  
 臺。宛渠之民。差擬見天地於初開。盧扶之國。來游得  
 山川于無老。復乃橫披遁甲。仰契勾辰。不覆秋常。竟  
 同朝徹。如茲集者。窮業宴戲。叅太始於皇娥。芳芷。葵  
 猶覽澄幽于帝子。遂使貨暉達於精氣。金石貫於神  
 明也乎。

黎博菴曰。梅檀片片皆香。瓊樹枝枝是寶。宜存此

以療儉腹寒胸

魏惟度曰。衣裳楚楚。丰骨珊珊。冷然御風。扶掖而

去

張孟常曰。如此清新俊逸。便非六朝綺語所能及。使人讀之。爽然不覺其為排偶也。

築雪居時文序

人。無。有。虛。相。求。者。偵。其。實。焉。則。已。矣。此。以。事。之。可。見。者。言。也。夫。求。實。于。實。世。無。相。得。也。然。而。人。皆。求。之。也。求。之。而。亦。有。得。焉。則。其。神。有。爲。之。遇。而。彼。習。之。不。察。也。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氣。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惑。者。竊。焉。而。自。私。斯。亦。不。知。乎。無。物。者。矣。老。成。子。學。幻。于。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于。室。

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愔技四時。冬起雷。夏起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乃今得之。王孟銘氏。孟銘息氣于群動之中。去影于衆有之內。聲音臭味。一切不足以汨其心。故能從無以出有。獨勒成一家之言。學者從其所有而窺之。燦然而萬物已備矣。孟銘氏不欲自私其所有。出而與天下見之。一刻不已。請再再刻不已。請三。孟銘氏曰。皆幻也。今復蒼三者之刻。而選汰之。復新益其所有。而名之曰築雪。余徵其義。咲曰。仍幻也。夫雪資清而成氣。此皆從其虛曠者。以與造物游。不可謂之爲無也。然使躡實之士。按象而欲久之。彼已還之于冲漠。而不知其所從來矣。吾讀築雪之文。固知體神獨運。忘情入理。寂然玄照者也。

黎博菴曰。言道言文不期而合。願其文亦至于道之會也。

魏惟度曰甲寅日行南陸偶客漆園僦居如火坑  
 夸父逐來曦馭全用火攻使人精神飛越作赤  
 脚層冰想讀因之此文恍置身築雪中不啻從  
 其虛曠者以與造物遊也中間學幻一段尤滑  
 稽有致恍射聆其咳唾不派山陰無棹矣歎服  
 歎服

空翠館詩序

粵自詩刪東魯教衍西河屈生放逐於行吟李氏悲  
 歌於遊子栢梁臺上凌猛氣於千秋桃葉渡頭拾歡  
 情於寸簡復有朔風秋草宵月中閨此皆愴於時序  
 感於哀勞故令言者傷心聞者動魄漢晉而後家握  
 靈蛇人懷崑壁卽有吟甘好丹忌辛非素要亦雅音  
 不遠古韻猶存代降而唐體稱三變刻羽引商無慚  
 白雪一唱三嘆已絕朱絃嗣及宋人工爲理說旣膠

離朱之目。復塞師曠之聰。弱水之流。無聞載羽。强弩之末。不任穿縞。有由然矣。明興天不愛寶。人自通靈。或軌前矛。或悲小草。汾陰之鼎。復出於河。栢寢之盤。再陳於座。益知雙璧無停。一靈常在。清文秀句。已若斯矣。爰及今日。輒用慨然。舉漢沼之殘紅。不悟風生。綺縠纈隋堤之敗錦。寧知春在蓓蕾。故衛詩傷於美人。楚歌懷乎公子。乃有涂子期者。邁往不屑。思緯澗通。立論出於鴻裁。讀書還於象罔。芝房三秀。純孝格於靈祇。劍穎雙函。卓行通乎神物。蓬蒿不剪。時多長者之車。珠玉常揮。輒據文人之席。條然韻致。薦盃水於猗林。邈矣曠懷。息車塵於蕙圃。時復朝舖未報。軒而齒頰俱香。夜漏將殘。朗朗而鬚眉競爽。亦有薄海交遊。索鄴筒於篇叶。名山衲子。乞記荊於聲歌。花月行吟。光映宓妃之館。雲烟坐嘯。香生神女之臺。良由少無俗韻。長益清修。故爾言言大人。篇篇幼婦。璞玉中藏。楚人慚其自剖。南金滿庋。秦客悔其空懸。輒



以一朝。哀成二卷。館名空翠。義超極玄。若此詩者。焚香朗誦。如開北海之尊。剪燭時披。似聽西園之曲。豈止較藝優伶。酒烘鑪畔。奏歌公主。名動長安也哉。

魏惟度曰。蜀錦越羅。燦然並陳。使于孫剪之。竟作五色雲飛在天。半文心之妙如此。

庭求草序

昔者訪落之叶。致思紹庭。高堂之詮。敬存手澤。良以  
仄。爬。芊。綿。原。乎。一。本。芑。孫。蓊。鬱。通。乎。百。族。若。乃。執。管。  
哀。吟。草。綠。化。而。成。碧。披。帷。嬾。慕。楚。些。汗。而。逾。青。是。則  
烏。孝。積。於。枯。蟬。鴻。文。財。乎。吐。鳳。者。矣。吾。友。吳。令。平。氏。  
統。出。讓。王。才。堪。敵。國。韶。年。得。雋。繼。僑。介。于。先。人。勵。志。  
應。圖。齊。管。樂。於。異。代。亦。復。雅。厭。囂。塵。自。存。冰。雪。門。蒿。  
不。剪。望。衡。高。士。之。祠。湖。水。淪。漣。玆。泛。雲。卿。之。宅。輒。把。

采翰時縈繡腸。獨負冥搜無慙靜悱。乃令平永念哀  
劬。中懷靡恤。荻思之章甫就。庭求之藁復勒。某正襟  
劉覽。若日月之在懷。擊節長歌。覺鬼神之可泣。三百  
之篇不遠。千秋之業存焉。弓冶之輯如新。柱礎之托  
方始。

楊集虛曰筆上花飛胸中錦吐真  
可沐日浴月奚啻雲興霞蔚也

王公獻時文序

局步之循。情慮之封。語以冥鯤。已狂而不信。乃復廣  
而進之。謂其視鯤鵬猶蚊蚋。蚤蝨益將。姍。罍。聃。周。自  
安於坎井矣。何者大焉耳。文章一事。猶易標舉。但一  
凌厲。邈踰。嵩岱。固自多爲地。然於多也。寔可哀矣。若  
乃持經勘獄。握管凝神。旣效冠軍。政爾自牧。志銳而  
藁氣猛而伏。此處崇崛之城。猶若浮埃聚汨。是善於  
爲謙也。非善於爲謙也。善故謙也。謙者坤艮之見象。

卦爲一陽。而群陰寄焉。陽處於九三。不敢自有矧敢。自多不敢。加人矧敢。凌人持此以爲學。若昌之學射焉。昌之射也。懸蝨於牖南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車輪。乃以燕角之弧。翔蓬之簞。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昌遂以射鳴於時。嗟乎。視大之與視小。與視小之與視大。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大之不能小。有以盡之。則小之不能大。亦有以盡之矣。吾觀於公獻之下問。非第鳴絕技也。將以進天下。又何別有學焉。

魏忱度曰。異采陸離。

大似徐天池一派。

楊集虛曰。短幅中有變幻不測之

妙。恰似延津之劍。光射牛斗。

嘉穉軒文序

嘉穉軒者。予與二三子。治藝地也。居嘗不喜治十家之產。彼夫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卽二三子亦不以爲然。輒舉所謂十千者。咸葆髮從事。是道也。非有所謂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者。可以善幻吾之術。或于耜。或舉趾。吾以問之時。或疆槩用蕢。或輕費用畝。吾以問之地。或金而穰。或水而毀。或木而饑。或火而旱。吾以問之人。于是實方焉。實苞焉。實種焉。實裒焉。又

于是復鋤其非種者而去之焉。未也。走而走而  
 諸陰澇則走而祈諸陽。或帶月而鋤。或曝而時。  
 舉所謂螟螣蝥賊者而一一驅除。膚髮焦勞。有濁酒  
 而不能自適者焉。然時見乎苗之少也。眴眴乎若孺  
 子也。壯也。莊莊乎若士則又未嘗不與二三子日夜  
 慶其稔。枯之有成。乃諸君子尚不能望腹。吾家子雲  
 謂耕而得獲。獵而得饗。轉覺于吾身不信。豈濠梁生  
 所謂鹵莽而耕。願鹵莽而報耶。抑力田不如逢年耶。  
 燕昭時有白鸞。孤翔啣千莖。穉于空中。自生花實。落  
 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獲。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穉。予  
 與二三子正未嘗操一豚蹄以求所謂汗邪。滿車者  
 然以十千之稼。日趙刺其中。豈其遂如石田。因舉以  
 問今之明農者。或有要言妙道。不落吾之事。則夫盈  
 車嘉穉。庶幾遇之。

黎博菴曰無一句一字不出題意變化生之在古  
 今文中皆第一手

魏惟度曰取嘉穉二字反覆縱橫脩臻其妙所謂  
 寓言十九也昔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瀏灑至

燿如矯如天地亦爲之低昂讀因之此作豪蕩  
頓挫波瀾莫二卽公孫可知矣

自序

夫嶰谷之竹。絳音而來。當其天瑞未臨。人事未起。日  
夜以其枝梢。與風相應和。不可謂之無韻也。及夫鳳  
凰鳴而伶倫感。于是截竹而吹之。律呂因之以成焉。  
斯亦物之自然。乃其終始。可得而言矣。余呱呱來。四  
歲失陳氏母。寄養閩溫陂外王母家。五歲歸。同先子  
就曾王父食。六歲就蒙師館。有與余同年者。同讀大  
學。其父舉念憶二字。問不能對。舉問余。余輒對。同館

之父。睨其子以爲不及。余早完經書。師謂余可教。同館有學舉業者。師命余同聽講。講貧而無怨難章。師命余復講。余復對。師異之。同館非有大趨向。余無所感。發家貧不能專迎師。又先子憐余不甚過。督歲散館後。魯王母命余供杵臼之事。余從隣覓有故事書。杵臼間讀之。幼卽喜談詩。執友簡叔嘗誦其詩於先子。余輒書于冊。爾後遷延從蒙師。終日舊經書。過日甫成童。始從舉業。師學作文字。卽喜古文。館中古文

不過文章軌範。歷朝捷錄。秦漢文鈔而已。常得斷髮記。注釋從注中密。爲圈點。恍若有會。後過外王母家。題其樓間壁。大母舅謂余當出類拔萃。十七歲時。執友簡叔以三考上京。余作詩二章送之。後一章曰。相去如何遠。各在天一涯。最恨銀河水。偏浮漢使槎。簡叔卽舉鄧徵君之言。美余謂詩當有別才。十八歲應童子科試。縣取十四名。府試交卷早于諸童。府尊面取。復命余完志伊學顏論道試。未取。歸來一意古文。

詞卽從人借有左傳三子口義及管子淮南諸書讀之復從人借得史記漢書及紫簫西廂伯喈諸樂府評隲圈點同時有族叔王孫古白必先仲容及太冲雲卿守彥諸君相倡酌應童子試屢額于府名余十六歲時先子始續娶吾母李生二弟大年三弟壽姑四弟吉人先子常寄詩勉余中道家計蕭索及諸弟年雛之意後二句曰旣學必須勤萬卷莫使他年作腐儒余答詩曰喩南之鳥不難高飛君子懷才亦各有時大人觀命亦復奚疑語在先子傳中村居耳目旣狹不足以開發性靈所作雖多俱不足存後始從邑中交諸知名士如江如僧涂子期爲最余序江如僧遊草湯若士先生讀之亟願得余一見余是以得交湯若士先生後復同劉肆夏從涂鏡源先生遊然後學問始得一綜其本原自十四歲至二十歲有所題咏如弱笋生亂叢中雖有生意未是干霄不見傷于樵牧幸矣二十歲後頗有記述亦如夜郎王初不



知有漢大今簡其一二語以識歲月

黎博菴曰自道能不作夸詞亦質亦綺可以傳後  
 楊集虛曰干霄之才抱質深山翔鳳之姿不鳴盛  
 世豈天實生之為後學津梁人故留之脩昭代  
 典故耶讀自序數行其平生約畧可槩余又何  
 能不傷心于人琴之忘也



